



07209

明文奇賞卷七目次

解縉

文獻堂畫贊

解氏雙桂坊上牌文

跋

跋蘇太史書柴宗禮傳

跋王侍郎所藏楊補之梅

傳

太原王傳

伯中公傳

明文奇賞

卷七目次

弘文館學士羅復仁傳

亡友六君子傳

東溪廖孝子傳

賈義婦傳

贊

胡貞婦傳贊

御史陳君仲述像贊

文 徐隱君畫像贊

文 徐士謙贊

明文奇賞 鍾馗贊 目次



行狀 西山隱夫主

淵靜先生解季通

墓表 晉梁寶法

周君宗祥

麟極藍先生

翰林院檢討廖君

元鄉貢進士周君

溪澗周先生

倚富蕭師文

誌銘 武生

明文奇賞 卷七月次

吳先生

夏侯時雨

高夫人

周宗振 進士國集

黃君仲簡 古惠集

周趙哲君 主

黃守一 新晉述修君

墓 劉君象賢 修君

畔樂徐君 報奉齋

行 故西山劉先生 錄銘

雜述

大明帝典題詞

論作詩之法 三條

明文奇賞

卷之目次

三

補遺詩卷去

二翁

大明帝典韻編

聯珠

明文奇賞卷之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伏以周家論選士俊士造士之秀曰進士與天下而為

好個人間
有事皆當
做

公解氏由唐朝宋朝元朝以至于皇朝視江表而專
美乃於孔道爰建新坊于以表文獻之足徵予以彰世
科之寢盛擎天柱穩飛兩簷齊恭惟監察御史大經進
士翰林應奉大紳進士令肅風霜光依日月當大明之
盛際偉洪武之設科一舉成名二惠競爽人皆稱難為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一

兄而難為弟我獨謂有是祖則有是孫睠茲花萼之相
輝還是竹梧之遺澤餘子無出其右五經尤長于書故
方弱冠二十左右之年一鼓而魁於鶚薦及對丹墀三
千禮樂之字聯名而唱於臚傳如大小宋之後先與東
西陸而伯仲萬選萬中所挾者韋玄成之一經載馳載
驅不待乎韓吏部之四舉是故龍虎榜首謂之鴻雁行
閒故父母之俱存尤君子之至樂以新進士任清要官
或綱紀於烏臺或儀表於朝著此高令尹所以有雙桂
坊之華構而詹中書慨然有三大字之扁題美哉一坊
見此雙桂雖未及竇家之五然已倍郗林之多世上無

花敢鬪香從此遂流芳於奕葉人間有事皆當做庶幾
能悟主於片言老我冬烘嘉君夕秀嘗忝焚香禮進
士之列又觀升堂拜家慶之榮袞衣日月旗影龍蛇丈
夫固當如是和羹鹽梅酒醴麩蘖宰相時來爲之嘉與
同盟共伸善頌

解家兄弟真連璧雙桂坊成二月初一舉成名天下有
兩枝擢秀世間無墨花香映龍蛇字橋柱曾題駟馬車
昨夜東風吹斗轉魁星又朗泰階符

跋蘇太史書柴宗禮傳

此作氣

縉受學於太史蘇公平仲誦習其文知公之文必可傳世也今夏官主事柴君以先處士君行雖不下於古人微太史之文亦安能卓卓如是哉按據士君之友金用賓括入待父宦游因家下抗元未常仕矣已而內附遂不仕徙家義溪宗禮家近焉從暇牛種耕植以養母家益削而守益固或以其困也勸之仕終不出喪其母父而不克舉日夜號痛人不忍聞宗禮方講爲舉塋之用賓竟以哀毀卒其妻亦死宗禮慟哭告其朋友故舊出用文音賞 卷之七 三

財力立舉三喪塋之又負畚鍤親與其子封樹曾大雪手僵大不顧也嗟乎此宗禮之義誠可於古人中求之而其責用賓之朋友故舊有日用賓在時諸公敬重每不惜千萬錢供具爲宴樂用賓未常赴今用賓死獨千萬錢不爲舉其家三喪則平日敬重者皆僞耳宜乎用賓不肯與諸君宴樂也由是人人感動處士君亦善言語哉傳又言予不識處士君聞其義延與相見容止草率言未旣不辭竟拂袖出去不知者謂縱恣禮法之外哉此乃所以爲處士君也嗟乎其於太史公尚如此則其傲睨一世高視曠古豈不可想見哉太史公謂特立

獨行之事非特立獨行之人不能爲。余謂此文之必可傳也。

跋王侍郎所藏楊補之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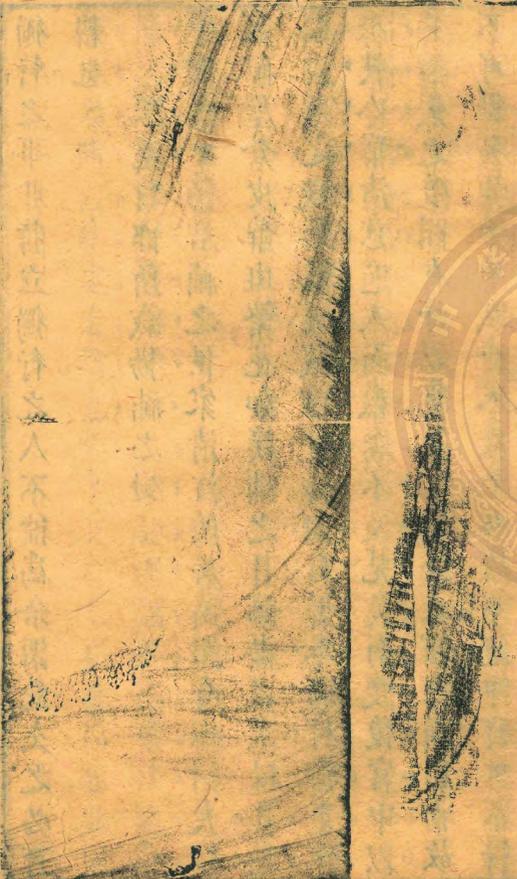
不及見正
化爲蝶此
影落鑑湖
池

予鄉先輩楊君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如數間屋蒼皮黝斑繁花如簇補之日臨畫之大得其趣間以進之徽廟徽廟戲曰村梅因自署奉勅村梅更作疎枝冷葉清意逼人而徽廟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以其梅張之壁間有蜂蝶集其上驚怪求補之而已物故不可得矣其平生耿介不慕榮利故不俯仰時好不得而知也侍郎王君得此紹興中作正其奉敕村梅已後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四

晚年得意之筆重可寶也



傳 贊附

太原王傳

解 縉

閱此傳已
三更爲浮
十白壬戌
秋日記

解元字善長，吉安吉水人。疎眉俊目，曙光玉立，神彩鏘人。垂手過膝，能百步穿楊，葉號小由基，能以索持九牛。却行嘗乘駿馬，馳突賊陣，往返如飛。初起兵，保安軍德清積功，授青澗都虞候。建炎三年，詔諱韓世忠，擢偏將軍。世忠出下邳，聞金虜大至，衆心搖愕。世忠憂之，元使領二十騎游倖其生口，備虜情，俄而復出虜騎數千四面集，擲身陷輒陣。左右鵲擊大呼，聲振刀甲。一大酋驚墜馬，走衆共辟易遁去。以功授閣門宣贊舍人。苗劉走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五

追之臨平，戰良久，揮戈解甲，單騎盡擒之。浦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邀之京口，橫海舟以截江，虜出小舟數千，以長鈎扳艦，元躍入其舟，大呼盡殺短兵，擊數十百人生擒數大酋，仰擲之海，舟頓絕，無能脫者。以功授中州團練使，統制前軍，討閩寇，功皆第一。劉忠者，長沙劇賊也，擁衆數萬，據曰面山，前阻水而營，官軍擊之多失利。有詔世忠及元進討之，距賊營三十里而陣，衆心憚之。元單騎直前渡水，薄賊營，持丈八長矛，據鞍四顧，賊懼其狀，貌莫敢鬪。賊環營皆望樓，從上視其下，指呼倏忽，四集。世忠患之，元得其情，勢歸告世忠曰：「易與。」

爾請爲將軍卒期破之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領十餘人一鼓據望樓立赤幟麾兵四面並進賊驚擾迸散劉忠騎甲赴水元解衣入水生擒之湖外悉平改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虜及僞齊入寇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元趨辰州金兵大至元度明日必至城下先遣百人伏于要路百人伏于嶽廣自以四百人伏于路隅令曰金人若過我先出掩伏要路者見我麾號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走岳廣伏兵皆出又決河以遏之賊破必矣金人果走岳廣元追獲不可勝計時城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虎頸最號驍勇直造城下會語元卽跳

下城擒之以威鎮兩軍未幾元木督兵四面攻城元卽却之追奔十餘里金人自驚溺死十餘萬人改同州觀察使六年與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虜伏兵萬餘人逆戰大破之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畧地淮揚駐劄伶莊騎兵繩之敵騎數千來迎戰元揮戈大呼衆皆爭奮敵遂披靡後部駭懼元躍馬大呼曰解承宣今日以一騎臨陣能敵者與我戰虜聞之震慄元因突入其陣大戰自辰至午馬足盡赤敵衆大敗加神授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爲樞密使以元鎮江駐劄御前都統制以統世忠之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

侯封太原郡公保信軍節度使見朝廷專主和議屢諫表上不聽知大功不建感激發病薨時年五十四歲贈檢校少保晉國公謚武襄公孝宗追封太原王謚曰忠武夫先祖有善而不知是不知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不仁不知豈得爲賢者乎故凡觀于此者尚惕然而有感哉

伯中公傳

觀我名子尚入試名觀臨川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幼警敏嗜學不以食息廢口不絕吟諷精思妙契至忘寒暑與客言談乃皆不知雖在塵攪茫無所覺幼時大

用文奇賞

卷之七

七

父莊公山先生藏書萬卷竊讀殆遍大父久而方覺已甚奇之受學于季大夫王靜先生先生善導誘與嘗舉所見宋諸儒諸老宿德儀容嘉言善行令人竦然伯中益自刻苦父萬安君清曠不仕家僅給無餘獨處一室隘甚人不堪晨起供灑掃園蔬炷下書冊不離手簞食瓢飲炊菽數邊且啖且讀未嘗知味天文地理兵刑曆律靡不精究尤深于易考宋史如指掌著宋書一千卷天文星曆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陣圖註五經刑書攷一卷作萬分曆推步如神作儒家博要四書大義周易義疑通釋古賦攔江網策塲備要四書今行于世家君

此人與此
人之文俱
不可少

勞

嘗夢于東門嶺宋儒者數十人。衣冠儼然進而揖之。其一
人曰。我朱元晦也。聞有解觀我者。善學。汝知之乎。答
曰。叔父也。遂與之俱來。醒而告之。伯中乃獨喜。題名譽
日炎起矣。從學者益衆。天曆己巳。與弟蒙俱試江西主
事。林興祖欲以爲首。彭士奇私于夏日孜。興祖怒甚。捧
兩卷却立楹下。徐第爲四五。乃兄弟不失倫焉。士論慶
之。同上春官不合。乃留與吳文正公論辦星曆。宋書流
誦古今不遺一字。語嘗通夕。文正公遂以宋書屬之。至
順辛未。南還。壬申。舉于鄉。再不第。至正癸未。翰林典藉
危素奉詔來修三史。伯仲至京。上書其畧曰。遼與本朝

不相涉。又其事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
與本朝而已。而所以定二國之統者。蓋有四焉。一曰明
國朝之大體。二曰稽先哲之成法。三曰證時賢之確論。
四曰審事變之微權。恭惟
世祖皇帝龍興翔土。征伐四克。啟運立極。前無所因。蓋
此班固所謂得天統者也。當是時。金源余孽尚假息河
南至。

太宗皇帝然後平中原之地。踐爲荆榛。所得戶口無百
萬。當是時。宋猶夾攻之。好世祖。皇帝之至元十三年。
然後平宋。以上接百王之統。東西之地繁盛富庶。所得

戶口乃一千三百萬是皆居天下十分之八由是論之天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今議者乃欲以先後爲尊卑而不知本輕重以正其大體且得以辨其先後不通之說夫今之制職先至者居右議者之論蓋本于此臣愚觀之先至者宜居右先去者可居右乎正猶人家長幼先生者爲兄先死者得爲兄乎推之于國先興者爲尊先亡者得爲尊乎此先後之論所以不通也若論輕重則理易明矣今之斷例二事俱發以重者論是重可以該輕輕不得以掩其重也在禮祖有功宗有德 太祖皇帝以開創啟運之功廟貌爲祖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九

祖皇帝以平宋混一之功亦廟貌爲祖蓋以啟運平宋二者俱重故也議者乃欲援金以爲正統如此則承金統者實在 太宗皇帝然旣以守成之德稱宗卽平金之事爲輕明矣若天朝正統截自此始則推之于前而太祖皇帝得天統者不白矣引之于後而世祖皇帝接百王統者不著矣此輕重之理所以易明矣有宋則及于漢而過唐其君則有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有若高宗輩皆賢明之主大臣則有若李忠定公張忠獻公趙忠簡公皆傑出之佐理道學則有周程張邵朱呂之繼統論文章則有歐蘇王曾之名世論逸隱則有陳搏魏

抒林逋之清高論忠義則有若李若水楊邦義李芾文
韓王李文靖公寇萊公王沂公有若范文正公富鄭公
韓魏公司馬溫公有若天祥之死節類皆炳炳烺烺足
以追跡三代漢唐比之隘矣。至于遼則與宋相鄰百五
十年今則首末百二十年遼爲聖宋興宗二主歷九十
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歷四十餘年皆與宋講和號爲
承平然以元魏孝文興禮樂崇文治方之恐猶有逕庭
也。然則宋之爲宋比之漢唐有光遼金之爲金比之元
魏而尤歎。譬之鳧雀短長其天素定恐非人力所得而
繼續增損也。臣愚謂嘗稽完哲之成法者此也。先世郝

文忠公謂細目旣正蜀漢之統而舊史尚仍陳壽之作
乃著續後漢書以反之。正姚文公謂昭烈旣以帝不書
名春秋法也。時書名者惡其譏詐。憑陵誘執中夏之君
而戕之也。金人之在靖康專以講和誑惑爲術。賣國之
臣從而信其欺。屏輒守備。括金帛鉅億以填溪壑。卒誘
執二帝。驅迫三千口于絕域。其懷譖縱毒。奚翅楚虜之
所爲哉。仁人志士至今爲撫卷憤惋。夫狙詐狐媚以取
天下。石勒猶且羞之。矧大道爲公之世乎。抑惟天朝以
淳龐忠厚天心。修史垂訓。所以法取春秋。永昭鑒戒。若
中華正統強不義者。遂可躡居。恐傾奪成風。人欲肆而

大理滅矣。或者又曰：高宗不能復讐嘗屈節稱臣于金，豈復得居正統？臣愚又應之曰：唐高祖稱臣于突厥矣，然頡利卒爲太宗所擒，唐之統固自若也。而何有乎突厥？晉高祖嘗稱臣于契丹矣，泣入汴卒不能爭漢，則晉統自有繼之者。而何論乎契丹？夫大抵倉卒舉事不能仗義自立而屈已稱臣于人，豈待智者而知其失策？故繼世之君幸而如太宗，則立雪其恥，不幸如出帝，則自底滅亡。然而中夏有主，則一夫之存亡固不容以變其統。此五代史記所以系漢系周而初無與于契丹也。有如此，高宗之失策特誤于奸臣，而又爲梓宮太后屈耳，方是

明文奇賞

卷之一

十一

時氣

時粘罕旣死，兀朮屢挫，劉錡大捷于順昌，而岳飛乘勢獨立，有虎視燕雲之勢，陝西、山東、兩河忠義之士，鬪毛起，自非秦檜矯詔殺飛，舉垂成之業而棄之，則金人其能坐而有之哉。及孝宗繼世，定爲叔姪之國，則金世宗已讓高宗爲兄，與澶淵之盟，蓋其懷護縱毒，奚翅楚虜之所爲哉。仁人志士至今爲之無幾矣。延乎理宗，遂夾攻蔡城，雖仗天兵之力，然而殄其祀屋，其禮亦足雪九世之仇恥矣。蓋金之興旣在宋後，而其亡也又在宋前。宋統始終自當屬于皇元，彼何與於此哉。臣愚所謂審事變之微權者，此也。誠以此說而勘會之，則羣疑冰釋。

大道天明正宋統以繫興遼金公議表會之著人心壓服永有辭于萬世矣時任事多右金統又夷夏之辨當時所諱書上大忤羣公亦徑歸其後書成天文律曆多竊取公餘論姪孫縉以洪武己巳嘗錄是書於華蓋殿奏之亦庶幾公之意也公嘗于居近虎丘山講學後又建山東書院于金釵嶺扁曰麗澤齋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公授徒廣陵廣陵天丁繁華極處也然歌舞未嘗近公整齊嚴飭目光如炬人敬畏之至正丁卯再舉于鄉明年試春官臨川吳常見其文知之恐其復入也強詆黜之物論沸然太史公時在當坐上怒曰先生何書而

明文音賞

卷之七

十一

後主尚襲舊號乃著國統離合論以禪其闕元清河公作淮安王神道碑言宋承中華之運世祖皇帝紹建撫圖淮安王弼成至統正獻公修世大典其叙平曰宋世祖皇帝遂能一六合以上接百王之統又述補邵一首曰元魏伯而王者也宋周之期功也遼之伯曰抱珥也此非有愛于宋而私之也獨東原謝端著書以王金遼亦欲自爲非死而已未嘗謂可加于宋也且旣以高爲徽宗適傳非漢晉疏屬之比則昭烈元帝猶未得承正統于高宗復何疑焉甚者欲破五代史黜周以四代史夫五代賢君僅有周世宗而歐陽文忠公史筆與司馬

子長雄欲易之以進劉君而使契丹不幾下喬入幽之甚乎臣愚所謂証時賢之確論者此也或者又曰金人嘗甘心于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西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始明尊周之大義則周之統未嘗由幽王而遂絕也晉懷愍亦惟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沉矣朱子作綱目亦復帝晉之統則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春秋書楚之子虔誘葵侯般殺之于申夫諸侯至是耶當有慙色公因至胄監傾動來觀曰不識解觀何狀乃爾竒特耶

明文竒賞

卷之七

十三

公遂絕意任進至辛丑陳友諒以書招之遂往勸息兵守境友諒不從謝病解機務爲太常禮儀院判養病著書江舟破死焉歸葬里之上斛山娶古城劉氏子五人

弘文館學士羅復仁傳

洪武四年丁酉弘文館學士致仕羅復仁卒復仁江西吉水人初從陳友諒所爲不樂爲之用歲壬寅上兵至九江因援身來歸上得之甚喜命侍左右親任之從破友諒于彭蠡遂賚蠟書諭表臨諸郡甲辰上卽吳王位除中書謚議復仁性率直每論事措陳得失無

有隱避由是待遇且厚及大兵圍武昌友諒之子理固守不下復仁往諭之至城下號慟竟日理信之使召入問故復仁盛陳上威德且曰大兵所向猶拉朽今不降城且屠城中民亦何罪願早爲之所庶家族可保也理驚憤遂降復招撫江西還爲國子助教以老賜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飲食丙午春使山西時擴廓帖木兒以恢復爲名前後使者多被害被仁至折以天命人心所向擴廓一心善之卽日遣還洪武元年還翰林編修二年冬賚詔諭安南使無侵沾城池安南未歸卽受詔復仁曉以大義其君臣懼復比歸遺金貝土物甚厚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十四

復仁辭不可泊歸奏之上多其廉讓改翰林檢閱未幾拜弘文館學士屢召與論事嘗操南音以對上上以其質直多見聽納唯呼爲老實羅而不名賜以誥命初復仁所居甚陋而上嘗往過之復仁方操塗具完壁上笑曰是豈所以處賢士哉卽日賜第城南門內尋乞致仕許之賚予甚厚陛辭復賜大布之衣而題其背曰性雖麤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田里時人榮之已而上念之復驛召至京師居三月憫其衰賜玉帶名馬鐵拄杖及家僮飲食之具復遣還至是卒于家年七十四滌于易允善爲詞賦在翰林有玉堂唱和

藁云

亡友六君子傳

洪武戊寅予友黃君玉鉉金華兄弟皆遭故死非其罪予深悲之又念平生故人自少至長相見莫逆者六人皆客死京師劉君朴字子素周君霖字子用廖君存字敬存廖君持字敬已敬存除學官未起子用應進士舉不中敬存嘗爲憲椽吏敬已除温州同知玉鉉鎮江知事金華自中書舍人出爲汝寧教授其文章學行皆不愧古人與予每議論至于死後云云亦各其心孰知其先逝而予獨存且其所遭遇顛頓坎坷不得一伸其志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十五

又。何。其。同。也。豈。不。大。可。悲。也。夫。後。死。之。托。悠。悠。蒼。天。蓋。嘗。過。大。梁。徑。北。却。入。潼。關。至。大。華。終。南。山。之。下。因。記。憶。金。華。所。爲。文。不。覺。爲。之。出。涕。也。恐。久。而。六。人。者。至。湮。沒。是。予。之。責。也。乃。著。其。大。節。作。亡。友。六。君。子。傳。

劉朴字子素吉水瀘江人也少有志節耿介絕俗然所交友死生患難托之皆能盡其義輕財重義然諾議論英發評古今人物賢否高下事之成敗曲直毫髮不弊由是寡合雖至親洽出一語非義望望然去之其所不爲雖死不可強其書清勁灑落爲文章詩歌古雅典則世家治尚書系長沙漢王後宋初居郡之西昌石台吉

州進士自劉濟始其遠祖也龍津先生諱鐔者其從祖其兄伯川國初爲戶部主事有才名其尊君文明博學隱德朴有子西人燁煜焯炳譽于高無不稱周霖字子用吉水桑園人自少以聰敏聞治春秋諸父百子博洽無遺嘗與共談達旦上下數千載興亡成敗事如目覩耳聽者亡倦善談論亦寡合者應進士舉不中死時纔三十餘其家世自廬陵烏東徙居吉水桑園時高宗南渡也子用善教其族人子弟皆能文章有子曰綺曰經稟性淳樸學益敏博于桑園一且與燕友十一人

廖存字敬存其父退省遭亂資遣東西以學校詩經刻明文奇賞

卷之七

若不懈國初與其兄敬先應進士舉不中按察司辟爲椽已而棄歸學益進朝于京師一旦遇疾死于一人世家吉水東溪

廖持字敬已敬存弟也自爽朗不羣特與予善刑部公原祿稱其志操及爲隰州同知考滿至吏部侍郎侯庸方好諛佞敬已入謁不拜庸据其力不中下獄死有子一人

黃玉鉉初名鼎字孟舉少有美譽于書無所不讀通五經與弟金華齊名文章甚似蘇子瞻司馬子長皆善議論玉鉉仕終小官然一世皆知名

金華登進士第時年十八

太祖高皇帝眷顧之甚厚有文集若干卷其家世自盱
江爲令吉水其曾祖立道多藏書其大父九衢博洽老
儒父粲稱善人兄弟皆有子贊曰

唐虞有八元八凱周有八士同出一家同顯于世如
彼其盛也今六君子者財出一州而所就如此夫何
如其可惜也夫何如其可惜也嗚呼噫

東溪廖孝子傳

張錕伏質報父仇曹娥沒水求父屍不幸而死吉翎代
父受刑黔婁爲親請命幸而不死然皆自必死矣幸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十七

高文孝筆

不幸有命焉人尚憐而著之王子安省父南交溺于海
廖自公省父大寧溺于河死命也而心不展志不伸不
其重可憐也嗚呼 妹固樂于奔馳閨闈固樂

于行旅人不知命也有定焉當死也居亦死行亦死自
公雖未嘗必其死然曷嘗計其死且而死于省其親也
若死于兒女子之手者乎于是王子安死千年而自公
繼之自公幼能文章跟經躡史淵涓耿節恂恪恭敬儼
然貌不逾中人而所當爲奮發如霆不可測其父敬先
謫大寧三四千里水陸奇險自公歲徃省不以寒暑需
有大父有母有叔父有弟姪有妻子家人衆多當離別

忍泪背。蹠間。強顏笑。語慰帖。老稚出門。及童奴。客旅相處。曲折良難。敬固粹然。有德君子也。然能動其慍喜。自公見。輒喜慰。甚自公平生。愛人。一家人愛之。自公幼。子孑然。孤立人見者。皆爲變色。自公死時。洪武洪年某月某日也。其弟自勤。祭以文綢。繆纏綿痛苦。情切甚。讀之使人墮泪。初廖氏嘗大顯于吉吉。稱東溪廖氏有名。自公大父退省先生。卓行舉世不可測。與予叔父刑部公原祿相謂。親家敬先。兄弟三人皆賢。亦皆仕有名聲。其季敬已尤高潔。不諧世。特與予善。自公兄弟四人皆善。予嘗歲時過從。見其一座。三世人跪起。列侍森森。郁郁。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十一人

或舉觴論文。川華月映。顧盼如在。圖畫中識者多云。是家不偶然。必將昌大。未幾敬已沒。敬先謫去。自公死。條爍間。慘然。妻斷若此。何也。贊曰。其

玉也不必以圭壁。驥也不必以羈的。中道而折。衆所與。嗚呼。斯人而斯溺。賈義婦傳。其

賈岳妻程氏之女也。相涉書傳。有德容。年十八嫁爲岳妻。岳父羽初爲海南衛鎮撫。謫廣西岳涉嶺海省。之得疾。還死瓊州。方疾。函時程氏許從死。神傷不能哭。遂自縊。生與岳同年。二十二歿。時洪武丁丑也。一子鞠于祖。

父母賈氏以武義聞至羽尤善文學士岳遂能為文羽
字義甫今為橫海衛指揮善儀其家中書舍人吳君仲
平云贊曰 嗚呼 父御其家 其家其家 其家其家 其家其家
其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人于所當死亦有近于勢
不能不死者若程氏其何迫之有所當為難也然瓊
在。海。外。而。民。俗。皆。知。慕。其。義。至。指。其。門。歎。惜。之。嗚。呼
亦足以見風化之大行歟 指其門歎惜之嗚呼
胡貞婦傳贊

胡貞婦曾氏諱靜貞吉水蘭溪人曾一中女也一中之
先人諱三粵事朱子為門人高第弟子後奉使死難于
用文奇賞 卷之七 一九

金封忠節公家世榮盛貞婦自少專靜寡言恭順慈儉
甫十七歸于環洲胡氏原長忠簡公諸孫也時方亂離
寓居里之平原撫下事長禮度不踰涉險履危知機善
豫 國初卒勤來歸權輿家計至罄奩中物以給家衆
未嘗恤也已而家益饒至累鉅萬未嘗恃其富每訓子
息謂古云貴欲使可賤今汝曹知富欲可貧則不患貧
矣識者誦為名言原長每有所誥責未嘗辨激徐為申
理下人懷服予少時從學其家塾親承撫念觀其德儀
蓋古之淑德不是過也洪武壬戌原長坐鄉人連累當
徙邊原長死後與子婦劉抱其孤弱孫旅邸中弱孫會

病卒。劉卽自經。死。貞婦亦自經。爲人所救。甦。慨然曰。吾夫亡不死者。尚憐此孤弱。故忍死。冀養長之。今後死矣。而劉亦能以年少死。義吾何用。生爲卽嚼舌。三日不食。死。時年四十二。其子紹歸。自邊始。塋之千里之石屋山。之原。未塋。時水嚙其山。畔幾陷。旣塋。迺日就平。復水縈。回如帶。亦甚異。云豈非其貞烈使然歟。贊曰。

曾氏以一婦人。相其夫。起家累萬金。無一毫驕溢。此感已足爲難及。臨大節。慷慨就義。有烈丈夫所難者。嗚呼。世之讀予傳者。當何限愧之。

閩人御史陳君仲述像贊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二十

閩人鄭昭甫。名畫有節操。嘗有駙馬都尉偕郡馬王恭。逼致圖其像。投筆徑去。因大哭。二公無如之。何其爲人如此。余友陳君仲述。爲御史行部至閩。昭甫爲作柳溪獸嘯圖。如此柳溪。陳君所家也。在泰和縣西。昭甫爲人尚如彼。陳君可知矣。予旣銘其墓。復爲贊云。

此簪纓數百年之良也。此天下名進士也。此天朝名御史也。此懿文太子至稱之曰陳古文也。天下之言也。不待予言也。而予史官也。不得不言也。

徐隱君畫像贊

此其壯也。湖海之元龍。其老也。商顏之綺翁。結交當世。

行狀
解氏之先世家平易唐侯之裔孫有諱福者事西漢高

皇帝爲僕居唐代雍門李唐中葉有諱禹者爲吉州刺史由是爲合吉安人嗚呼公諱泰字季通一字成我十三代祖諱勝事東漢光武封代侯十九世祖諱琬仕唐爲御史大夫武衛大將軍十五世祖諱輯唐昭宗徵之不超咸通中詔謚真白處士高祖諱夔曾祖諱谷七歲善屬文有名當世以隱遯終祖諱昭子宋大學上舍生上書言事得罪賈似道擯處于家宋亡以憂憤卒考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二十二

諱應申舩試貢士萬安學正母彭城劉氏先高祖妣夫人鄧氏嘗夢人授以美玉未幾而生公故名曰子玉幼沈靜寡言笑好讀書鑑然如流滿千遍無倦色或兒戲之輒以正對皆奇異焉年十三兄觀我求我並舉進士家事倚辦于公朝夕內外不聞叱咤之聲事父母接賓客俯鞠諸姪皆如成人不爲嬉戲時科目方興二兄聯科接武翕然有聲朝野士人子觀望歆動皆爭徑竇逞便捷僥倖一得而不第者更相牴排公深耻之承親志不得已亦再至試三試有司俱不利絕意進取翫心高明究竟六籍旁搜百家悉能通曉尤善楷書不效妍

此二事便
可傳倚藉
名流亦足
魏矣

媚而方正嚴重類其爲人吳文正公嘗以書招致之弟
子公不往翰林虞公伯生南還館于郡舍或勸公彙詩
文求見冀可得薦亦弗從日以其學教于鄉鄉之豪乘
勢侈靡子弟率驕縱以食色貨賄相鬪誇公善導之乃
更尚清儉其教根抵六經尤必以躬行爲本始未嘗以
摘經屬對頑不率者斥之後改悔乃更復之學史以春
秋爲準繩拘之于遷縱之于固馳驟之于唐史五代史
而陳范之徒在所不論詩以陶柳爲戶庭以杜爲經正
泝三百篇爲指歸而太白之豪縱所不願學諸惟取荀
楊文中而間亦喜老莊申商韓非在所擯斥晚更授徒
用文奇賞

卷之七

二十三

于同江弟子至者甚衆因其材質多所造就時以河汾
王通比之中丁亂離三十年與人言往往至洒泣激以
忠義又時時爲說前史雅善揚抑羣盜聞者慚服自悔
恨甚衆轉相戒救無敢侮之者

天朝龍興公年五十八矣郡守令相先後至百廢未興
樓弗有考又承詔興學校招集流散繕甲兵以供軍
需皆踵門投訪公俱授方畧射影走丸不失尺寸已而
辟之萬方不起但勸以激厲士風扶樹世教由是吉之
人爭相摩淬至于今義不衰公有力焉旣老家居宗族
子弟善歌詩能文章者常五十人屈物命篇屬而和之

得方寸不
事王侯

以爲樂目之曰庭蘭集所著文集若干卷曰老樗集更
自謂鑑湖老樗云洪武二十一年六月一日以壽終于
家臨終呼宗族當訣且曰吾生平言行無足多于人者
我死慎勿爲世俗講張假托以惑後世命孫約讀漸卦
一過賦詩衣服冠而逝享年七十七公天性嚴重有威
儀長身鵠立雙眸炯炯射人鬚髯奮張雖強橫人見之
測足屏息士大夫率以爲儀刑在治朝無所干譽處
亂世無所屈辱教人不倦所過無後言所居無惡聲周
旋規矩遵循大道要之聖人之徒也沒之日閭里垂髮
戴白日有涕泣無道其不是者初弱冠喪貢士君未幾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二十四

喪母三四年間薦遭閔凶苦塊居廬面黧然黑色而塋
三喪禮咸罔缺初娶城南梁氏卒繼室以王氏生子男
三人琛璋皆先公卒珪績學飭行世其業女子二人孫
男八約縵繪綺緝紹繼純曾孫二聞魁望魁森然皆蘭
馨玉潔公疾病約繪晝夜侍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餘
悉盡孝道以期洪武二十二年己卯正月三日附塋公
于東門嶺十世世祖考朝奉君之營從治命也公極深
輿繙所不能知其卓卓夫者人所共聞見故據爲行狀
求立言君子銘之圖不朽焉

以爲樂目之曰庭蘭集所著文集若干卷曰老樗集更

作此等文
字如今日
數明日

墓表
周君宗祥

君諱監字宗祥吉水醪市人祖原善父本立皆篤厚隱約君少有智識父甚奇之曰振吾門者此兒也稍長內外承迎罔有違闕元季之亂市人皆求請君爲保障君與子吾文誓衆爲義兵不蹈非禮皆挈家引却東山下以伺賊釁賊果焚醪市縱擄掠君之子率衆逐人人皆奮以一當百賊大敗走衆志既定爲營水陸以應官兵時吉安守臣梁克中治水軍于大州大喜賚以白金綵幣俄以功陞吉水州判官甲午歲飢告糴于軍門得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二五

粟以賑所活甚衆鄰邑之居民避賊者扶老携幼來依庇君君撫納之如將不及有山寨致重賞請其仇家將甘心焉君荅書加贈黃金委曲諭解之其人釋然愧謝爲家塾訓其子弟其延先生親執禮甚恭世方搶攘弦誦之聲不絕由是名士皆喜過之其性尤喜接賓客久而益虔歲時歡宴必盡醉乃已與宗弟瑞最相友愛今天兵南來君以兵屬其子從征顛還亦辭營歸養君晚歲安健子孫滿前同堂而食庭無間言先公歸自元都時與梁克中協謀守吉往來醪市嘗王宗祥父子尤相敬愛家君每爲予言而予生也晚皆不及與之游而嘗

過其門識其後進子弟撫其手植庭砌之木皆已蒼然可念名園臺榭依然尚存門俯碧流之水毫髮可鑑而其傍有廟丹青漫漶君之題字猶在壁間想其冠蓋之都賓朋之盛而君之平生志意豈不樂哉君生皇慶壬子七月十日沒以洪武辛酉五月十五日享年七十娶陳氏能勤儉內助子男四人吾文吾信吾敏孫男十三人其墓在里大塘之原請之表者其爲孫宜哲也

麟極藍先生

太祖高皇帝建都察院專治刑獄藍公子貞及詹徽爲都御史未幾徽專任而子真左遷漳州推官

用文奇賞

卷之七

二六

此一事已
不朽

高皇帝慰諭而遣之幾月而漳州獄空屬縣南靖爲山賊焚劫而縣以民反聞軍衛將出兵屠之公力請止單騎臨視得其狀白免獲數萬人公旣沒十有餘年而其子日省請予表其墓嗚呼是非直道陰德故耶其世系百行翰林胡公光大銘已詳不復贅爲之詩俾讀而歌思之藍君中山自唐家吉宋季勤王連嫺帝室烈烈文山忠貫日月研席深交矢死鐵鉞有孫萬宇是曰瑞軒義質早凋篤慶後昆顯赫麟極瑞軒玄孫少失怙恃克由仁義慈訓成之祖母王氏而亦盛宗澤流無紀天假續之迨其敏聰洞究經旨旁博子史夕惕惟寅不慕青

紫弱冠遇亂扶携奔竄主于仁里橫經講貫賊不忍兵
幾至化成匹休古史善效有徵天朝洽一歸安其家益
衍其學金輝月華三徵七辟詔書旁午翻然振志教于
大府撫民奕奕靡有親炙教成浩歸茲欲歛迹初志弗
成
高皇特旨召擢重官朝綱以明進退從容識邪與正
天語丁寧海濱用靖隱德所覃活者數萬卓然不磨有
讀毋慢

翰林院檢討廖君

甲申

嗚呼余讀甘棠之詩而知古之人善政遺結于人心久

明文音賞

卷之七

二十七

而益著愈遠而不忘也然豈常有哉予友廖君敬先
奉 詔起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既至而事畢 上曰是老儒卽以爲

翰林檢討余退以告同官曾君日章王君汝玉梁君用
行皆舉手加額曰昔吾縣之父也問之曰豈弟哉古人
不是過也廖君卒于官三君子哭之尤慟嗚呼好禮君
子者或不恤小人善撫微賤者或驕于士大夫方以有
上者或好佞已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則凌守也惟豈弟
者庶幾無是也豈不可全人也廖君之爲縣也其禮于
士大夫君子可見已其初爲丞懷慶之河內當西北之

一守一丞
兩朝識如

衝邑小事煩又當新附軍旅所過供具浩穰縣令久闕
積不治廖君時年尚少也不數月政成郡守王興宗宿
望老成然嚴難事大歎獎以爲不可及縣清化鎮商稅
多陷匿布政司官來捕執其首爲姦狀事連千餘家徵
逋鉅萬不能定遂以委君君視百姓如家也區畫貧富
相補不數日足其所徵逋布政司大善更置酒爲謝而
去君考滿旣垂髮戴白拜至屬道路多至垂泣者旣至
京師時方以蘇州爲難治而屬縣吳江尤號繁劇朝廷
謂君及興宗俱有名也迺以興宗守蘇州而君丞吳江
興宗遇劇務輒以委君不得專治吳江也有富民二

兩文音賞

卷之二

二十八

以水洪圩田事數年訟不已至聞朝廷下有司督其理
屈者沈氏修廢圩岸幾數十里岸廢決已數年上下高
深六數十尺彌望水決無迹可求而沈氏文以富聞天
下興宗謂使他人督之將謂其賄所溺事不集又煩朝
廷遂以語他官他官亦皆恐懼莫敢往興宗大言曰宜
莫如廖縣丞也君欣然往督其役爲之方法巧思出人
意表如期而畢沈氏亦深德君惟拜謝而已不敢發一
言君精敏絕倫吏抱文案藜雜手署口訣頃刻而畢令
簿拱手歎服未嘗疾言遽色也使民皆不忍欺興宗俱
滿考當去老稚遮道去不得行君後坐爲人連累謫鳳

陽河內吳江之民就視之皆傾相望于道其居者夜則焚香祝之爲之祈福人或問之曰君何以能得人心如此也曰吾不知也君視百姓猶吾子耳嗚呼茲非但能鼓舞有才者之所能也君諱欽以字顯宋御史中丞剛之裔七世謙字益仲受學于朱子之門什爲吉水縣尉因家于縣之東溪高祖彥翁曾祖季崇祖明德世爲士父觀字觀民始于鄉之雙峯下號退省翁卓然獨行君子也自言平生未嘗對俗人一飯與予先君子交最好篤于教子積書至多君爲兒時從先叔父刑部公學易君之弟敬存亦從學就爽刑部公歡此廖氏雙明月珠

也君又從羅如箎先生受詩經名譽日起國初兄弟俱應江西進士舉不中君召試京師優等歷任至今官君壯遊南北聞見克拓詩詞清麗而時發其奇雄文章典雅屢考試貢舉川廣之諸士莫不謂君爲藻鑑權衡也君之季弟敬已剛介寡合特與予善而君諸子自勤自廉兄弟嘗仕而休也予與黃季岳兄弟過其家焚香看圖畫月明飲酒庭中徙倚竹樹下出浴溪水中行歌相答及君幸同官昕夕相見自勤爲蜀府紀善來巧相值談笑論舊頰仰瀕臆而君遽以微疾不起萬古永訣夫在常情如何其可悲君自永樂元年四月十一日拜

翰林之命繼修文獻大成日務纂書業而未就以二年四月朔得疾寓會同館先是予齋宿與坐夜語其孫祖還侍側忽謂予曰是子聰敏可教惜吾恐不見其成立也鄉人僚友問候日相屬四月十日夜遂沒享年六十三妻王氏士族有懿德子男四人長自公省親于冀北道卒予嘗爲之作傳自勤自廉自謹皆儒雅自勤英偉善談論知名當世自廉力學善爲詩五月得訃告卽涉大水來迎君之將歸塋于鄉山之原且奉狀乞爲之表將刻石揭之其墓君有女適陳伯瑋胡方平有孫祖選祖回祖歸祖歡祖興世有庇賴也已於戲嘗聞君孝友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三一

篤至爲弟受罪自誣服感動獄吏爲之垂泣涕。天子初見問所經見卽以民疾苦對故能至。天子稱道之卒也遣醫勞問歎息之而吾黨之士皆痛悼之他日史館官不傳之孝友必傳之于循吏也。

元鄉貢進士周君

宋承中華之統三百餘年致治幾于三代不幸遼金二虜襲牙其間至于元氏遂以夷狄入而代之誠有天地以來非常之變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于是正統之論益紛紛然矣當元至正中危素始建言修宋史而二虜皆有故臣遂爲三史于時以布衣慨然

其人與文
皆有光色
寶氣

爭之不合徑去者。吾家季大父伯中與里人周公以立也。豈非偉男子哉。蓋當是時入史館以爲至幸一俛首聽事卽富貴可指得而二公不屑也。其視區區之富貴爲何如哉。以立所上書萬言其畧曰。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爲宋。婉之漢唐而有光。遼金之爲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歉。或曰金人嘗甘心于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犬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統未嘗由幽王而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陸沉矣。朱述綱目亦申帝晉之義。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書奏不報。伯中復上書。當時惟揭文安公與二公言合同館皆謹然以爲狂揭。公深是之而不能主也。嗚呼。雖一時廢不用。萬世之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季大父之沒。以至正庚子。周公沒亦以是歲。距今永樂丙戌春秋四十有七。而公之孫岐鳳爲國子學官。奉其族兄寬仲容所爲公行狀。請爲文表公之墓。余不敢辭。按狀公諱聞孫。自以立世家吉水之泥田。其先自吳將公瑾之子都縣侯。

胤居廬陵以卒子孫由是家廬陵之烏東至隋有諱汾翁者爲會稽刺史遂復榮顯又一世以唐長慶中徙家泥田遂爲吉水人高祖子淵宋上舍生祖澤之擢宏詞科號礪洲先生當時之稱大儒若郭湜溪羅澗谷皆門人也爲建書樓時稱書樓下周家礪洲年八十餘廼卒趙文敏公以道學稱之祖鎮國與兄世國俱登咸淳進士第世國仕直寶謨閣以論事斥賈似道忠言讜論天下誦之加厚素竒愛之手寫漢書以授而戒以無近名公由是從事于博約至夜不就枕當食忘飡精思力踐問辨炳如也母宋夫人疾病病逾二年晝夜侍不解帶

終喪哭泣幾不能生至正辛巳舉進士明年會試得乙榜特賜燕文館賦詩揭文安公大稱賞之遂薦入史館由是也財數月徑趨爲鰲溪書院山長丁父憂服除爲貞文書院山長弟子彌進與礪溪時相埒也免學田連租小民甚德之已而遇亂還鄉里族人宗謹傾貲奮義爲保障公爲之謀主一日誅報羣寇謀攻劫之宗謹以衆寡爲憂公方食笑曰寇雖衆皆烏合我兵保鄉井人自爲戰吾宗不可一舉足誓與鄉閭俱存亡賊聞果散去宗謹由是保障十餘年公啟之也丙申載貢居前列行省以便宜除白鷺州書院山長尋擢袁州教授未及

赴而亂已極行中書省大參全公領兵數萬來吉公爲
畫取袁城策手寫數言年甚備不能用公隱于新淦之
石洞其後全公果敗而公亦尋卒矣年纔五十四塋吉
水大畚山之原公娶羅氏有婦德後公八年卒子男一
人曰曾子加先卒曰觀子賓以弟元瑞之子爲後也女
一人適福州衛知事孔體忠孫男三人岐鳳其長也爲
之表而系以詩曰
窮經學古博以約文豔天葩露新萼羣羽低飛慕巢
幕矯首秋空淚雙鶴直道三黜窮且樂借箸籌機屹
城郭片言坐鎮萬夫却惜哉命與時柶鑿千載英靈

明文青賞

卷之七

三十三

莫山嶽

溪澗周先生

退處士而進奸雄漢史之失也予爲史官鑒其失行天
下求孝友篤行隱德而敘次之吾鄉溪澗周先生其一
人焉天性至孝事繼母龍氏尤謹人無間言先生沒時
年四十五臨終稽首惟不以終養爲至痛哭其子啟而
屬養之母氏哭之哀慟問者先生有弟桀字仲芳友愛
篤至勉之仕以圖顯揚洪武初舉進士爲侍儀出知中
牟縣同知台州有異政與古循吏等

太祖高皇帝作彰善錄桀在首編誦之天下書之國史

先生友愛教訓所由然也茲非孝友之實乎先生自少聰穎嗜學以親故寧隱遯丘園周氏大家宗族以千數先生知其從子寬與弟架之資可成就高遠也延賢先生教之二人者果先後以文學行義知名當時寬雖終一學官而周宗之千數後生所知豔慕而興起者必舉與仲芳匹休而稱二人之善者則又未嘗不推本于先生也先生遇亂播遷養生送死避嘗險難再造厥家敦睦宗族修明譜牒于時宗先生曰止水橋林潢溪北冥源源隱山穴先生者竹林歡聚華髮交映好事繪爲六老圖而先生侍其間諸老雅敬重之號曰溪澗以此也

先生沒時年纔四有五至令歷仕爲學官纂書秘府聲在士大夫間又與架寬頡頏而繼美也非先生篤隱德之報安能致是乎先生沒以後嗣單弱爲憂而今旣沒三十餘年諸孫林立皆秀而文先生篤敬隱德之實亦可因是而觀之也先生系出吳都鄉侯胤胤世居廬陵烏東唐長慶中徙居吉水泥田十二世祖元禮稱孝子生孝感孝感生士元士元生憲尹號湖田湖田生孟聲儒學有名號蒙泉蒙泉生學顏號沂溪是爲先生之父母維周氏梘宜之父諱雲字從龍與益國周文忠公誠齋楊文節公相師友官至廣西都鈐始居盧堯時稱盧堯

居身之珍
亦此數行

周路鈴家及庭秀居城南之丁田人又以丁田稱所至
名起盛可知也吉之人士自歐陽子倡爲古文而皆從
事于經學有古文之實而不矜古文之名與時文相訾
病也自濂溪周子與二程子倡明道學而皆從事于行
誼有道學之實而無道學之名以俗學相謗嗤也三百
年來擬于鄒魯旣無過情之譽亦鮮不虞之毀文章著
迹有功名教亦旣不少若周綸肖服彭醇胡杓楊長孺
曾三聘皆程朱之門劉靜春晚居螺江之主若胡澹菴
周平園楊誠齋李復齋王三松又皆朱子之同志吉之
人士所傳之實有源流哉余少聞過庭之訓昏昧無應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三十五

恐其久而忘也謀與彥奇刻石表于君之墓初予六世
祖生春龍翔兄弟與路鈴諸子皆受業東山楊長孺之
門生春從兄齊賢又嘗受業于劉靜春靜春當寧宗之
末小居螺岡齊賢卒諸士入世家實經紀之所傳性命
義理微言之書皆靜春手筆齊賢沒傳龍翔龍翔傳夢
斗了高大父也家君嗣累世傳以淑諸人嘗慨然曰數
十年來觀尚志之誼不辱吾門者也蓋尚志少家君六
十有二年家君始教而受學焉家君年垂九十而君亦
六十餘年矣歲時過從予及見其師弟子之情文論議
明辨真一代衣冠眉髮皓白相輝無一毫怠耄自肆之

意見于顏面之間予嘗與彥奇私真古君子之儀刑也君少失怙事母馬氏盡孝馬氏訓之益篤元季之亂奉母僑居鄉落間猶務賑恤宗親死于兵者塋祭之無違禮外舅宋與文無子養之終身臨終指其愛妾曰必嫁之母令失其所有強暴欲污之且劫君固不許卒嫁之族有遺孤子女教育之盡恩義世家避亂者由是來依歸亂定迺去家家懷慕有感泣者然平生正直雖至親厚未嘗一語相阿附鄉人有爭競多詣折之或望廬而返路鈴公有奉祠墓田式遵其典不墜族故有譜牒繼續纂修之甚明彥奇之筮仕爲宣城之教官也纂宣城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三六

佳山水與俱至官歷覽而歸與家君語移日欣然有所得者不能窺其際也君三男曰廣壽曰語壽卽彥奇也季曰壽南壽爲縣學生墓在里黃岡之原是爲表

嗚呼謂學有源流源深則流長又其蓄也厚發必宏尚志旣承家學得師傅竟以隱遯及觀彥奇年少起布衣試吏部尚書左右皆驚動連試文章禁中滔滔萬言不窮擢給事中陳義忠厚識大體疏奏

天子嘉納傳示羣臣皆心悅大歎服未幾峻擢彥奇謙然以爲學未至也周氏將益盛大茲非學有源流哉

宋丞相信國文公兵敗于吉空坑也有石大如數間屋
忽然自山頂震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却丞相由
是得脫去鄒鳳革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父子兄弟相
勗冒白刃以爲榮吉水筒富蕭文琬父子督饋餉亦在
是役幸而不死退而筆記是日事甚詳予獲見之可羨
哉吾鄉之多忠義也而今宋史廼元之丞相傳云空坑
之戰得趙孟滌紹元兵以免而已蓋宋史作于元盛時
故于丞相事時誣陋至云丞相求爲黃冠等語欺罔尤
甚顧豈足爲丞相輕重然恐相襲訛謬不可辨也文琬
南唐御史大夫儼之後倚富之墟儼之墓在焉文琬上

用文章賞

卷之七

三七

距儼十世家世節義本其風流文信公嘗大書餘慶堂
以勗之文琬生獻可獻可生季章季章生德祥字元佐
皆忠厚人也元佐生天祐字師文元季傾貲奮義保障
其鄉鄉道官軍舉宗血戰賊每望其旌而靡元參知政
事全公子仁承制授主簿不拜時里有劇賊擁衆數萬
師文宗族梗其喉牙賊不勝憤圖掘其先墓以逞師文
與之苦戰賊勢益熾師文度不免卽自取墓中遺骸身
負之出走藏匿還與官軍合勢大破之其忠義節孝類
如此誠有光于文琬常恨不得主帥如文信公者與之
死光明俊偉可書也不然師文豈在鄒鳳革下哉惜

哉、守吉安者纔一梁克中尚完城數年師文等不爲無力也。及天兵南來師文不忍賈勇謝散其徒遣弟師賢率壯士從寧河王鄧禹破熊天瑞于贛亦奉身歸第口不言功。予因蕭氏重有感于吉士多忠義。又重有感于宋史之謬也。考元史又獨著全子仁傳而梁克中無之。豈知子仁極不足道驕淫不事事無智畧其死爲人所逼非得已者謬言美名不如梁克中殆不如蕭氏兄弟也。而隱顯若此可勝歎哉。師文容貌儒者直諒敦實家富累千金一門三世同產百餘口飲食衣服皆出公帑庭無間言撫兄弟之孤逾于已出未嘗一飯無賓客每

食前方丈考鍾鼓大飲高會連日夜人不以爲侈遠宗貧鄉人賙卹之備至其卒于外而子扶襯以歸弔哭之聲震於戲何必附青雲之士哉吾知其施于後世矣其母彭氏配李氏子士益字時用側室張氏子士季字時選士郁早卒士柔字時徽女適泥田周子鼎孫茂實英聲海雩穎乾震其生元延祐丁巳八月二十七日沒以洪武辛酉二月六日塋里溪陵之原前塋里之下嵩今改卜焉前誌有奉議大夫刑部郎中蕭公用初作今爲表特加詳焉則按士柔所爲狀也士柔好學善爲詩少時嘗與之登倚富諸山臨灤江之上想師丈兄弟之高

風英傑豪偉之氣尚凌厲于烟雲落照之間可激昂而興慕故爲之表而不辭也系之以詩曰

溪陵有原青烟盤盤其瘞璠璵采雲團團瀧江之濱
華第嶙峋昔有英傑令其子孫食之長怵惕露霜有
此蘭蕙接其榮光義烈軒天九族蒙恩於戲百世式
象其賢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三十九



此蘭蕙其榮光義烈軒天九族蒙恩於戲百世式
象其賢
與英傑豪偉之氣尚凌厲于烟雲落照之間可激昂而興慕故爲之表而不辭也系之以詩曰

墓誌銘

吳先生已巳

解縉

洪武丙辰先君子之友胡延平卒于官仲勤吳先生延平之妻兄也來經營葬事予從先君子識之胡延平之家見其英邁不羣甚敬服之先君子曰小子未見孟勤先生世稱吳氏二鳳是其兄弟予請問其詳則曰先莘樂先生吳而祖同時佐義兵而祖不幸殞于兵莘樂亦賚志以沒其時孟勤兄弟年皆弱冠負文武才數以策干城守者皆不能用後皆如其言其父子豪傑之士也又曰元盛時江右詩人自范文正公揭文安公而下流

先行後文敘逆自有

聲次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四十一

而委靡獨擅音節而不失其雄渾者莘樂父子其尤也去之十餘年爲洪武丁卯始及拜先生于家得聞餘論慊其平生明年先生復之楚又後十餘年得先生于史館痛先君子之不復作每授教咸爲之興感先生亦念其故人之子愈加愛厚未幾而先生蒙恩得散地以佚其勞遂以捐館聞予追平昔集次先生寄予書大篇短章詞藻溢目老成忠厚之情及引教之意不覺其感愴之至也欲爲先生述傳而先生之子善存以庶子胡君光大所爲行狀一通求爲之銘胡君延平之子先生之甥也知先生之家世羣行爲尤詳謹按狀爲銘先生

以詩譽

諱勤字勤其先大梁吳氏徙居于荆至諱某者宦南康子孫居廬山之陽宋淳化間有曰某者爲永新簿因家焉曾祖原道妣某氏祖文振妣李氏父師尹字莘樂學者稱爲桂山先生終永豐丞公幼敏悟初學語時能識錢上字人皆異之十七八爲文章詞藻天發歲癸卯太祖皇帝兵下吉安叅謀郭子章有詩名一見談論歡如平生卽署公泰和令以親辭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第一人

太祖欲作興儒學特除武昌教授學儒其化大行復以例免歸楚王致書幣迎爲世子郡王師蜀王及湘獻王

用文奇賞

卷之七

四一

交致書問深相敬慕永樂元年與修

太祖實錄特除開封儒學教授周王待以賓禮世子獨

愛重之永樂三年二月戊辰日卒于官公生先至順

庚午八月享年七十有六明年五月善存以其喪歸葬

于鄉某山之原孺人蕭氏善治內事先十年卒子其人

善存也一女適胡直先生晚居安福善存今爲安福人

孫男曾孫男公學該博手未嘗釋卷老而不

倦爲文章詩歌敏而甚工尤善行楷書在史館時七十

餘矣運筆如飛館中能書者數百人噴口稱歎天性孝

友事繼母尤謹待姊盡其敬撫猶子極其慈接物平恕

而賢否甚明善飲酒遇賓客而故人傾倒達旦軒髯議
論襟懷洞如也嘗念其先舍南康故曰匡山樵者居武
昌曰黃鶴山樵晚更號由翁皆以名其文集并六藝集
若干卷銘曰

豪傑之才該博之學剛大之氣壯而不遇時老而不
大施其所自著足以傳世煜然其光不可秘

夏侯時雨

庚午

於戲飄風雖驟不能以陰雨揚其塵蛟龍雖神不能以
白日離其倫博碩懌裕德文之志雖賢不能自必于用
雖用不能自必於顯通此所以多鬱迴軛軻而卒以困

用文奇賞

卷之七

四十二

濁口中亦
自有公論
言不必取

終也古稱文人相輕余識交天下士道其鄉先生文儒
紛教謗譽角起究不可一差謐然不足啗獨山東豪傑
文武士與吾鄉雋庸人一口說夏侯先生霽學行山海

可仰師於書無不讀讀皆通通則慮慮得善服守篤踐
以教人無髮倦髦且益孳以故人皆悅從弟子進者將
先後數十百人而波其騰者益不許矣又疑遠其風度
不拘急若束縛者寔笑因事誘論尤傾動其座人歆懌
忱化不自知覺夷險艱通不爲憂豫泰如也家居八十
餘皓皓髯髮儼衣冠温然不怒甚可愛敬此衆人所告
予也今年春有儒者養直其字手文字一通大戚邑邑

若有求請者謁入且言則先生家孫狀其族來請銘也
嗚呼予生二十餘年間先生十餘年矣且職在紀善惡
敢辭銘按狀則先生字時佐鄉稱時雨先生生元至大
庚戌七月二十二日戌時歿以洪武庚午十一月二十
七日辰時塋于鄉之西車井頭礮配張氏繼室劉氏子
男四人銓長文華應華又鑑劉氏出也皆先卒獨銓終
養二十五日并卒女二適張伯昂曾應復孫男四泓卽
養直也源温淳銘曰

粵稽夏侯萌蘖於譙喬遷長沙爰吉是僑瀘水之滋

顯衍孔昭代有卓傑在唐曰韶歷宋逮元暨于昌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四三

朝兩有文武擁旗珥貂蟬聯有耀激其青霄猗嗟先
生含華在朝腴郁孔周窺規奴姚一命司教吉士惟
杓再命臨川撫民不怵河潤膏施星輝岳岌金精失
馭卷懷軼超邁于熙和熹于德輶齊魯大邦仰之喬
喬自南自北感茗聆劄允也君子士林之翹人誰不
死公有賢子子肖孫哲億年未死我述銘詩以昭新
阡從祖公友燁有舊文公未通顯而克長賢賢者孔
多晦一炳千潛德有耀卿雲在天刻辭有泐斯文永
傳匪文則傳世教不刊

高夫人

觀其行事
未嘗不男
子

解氏鴈門人自唐天寶中宦游家于吉世有賢內助先
妣太夫人高氏唐南平王崇文諸孫逸為吉州判官因
于吉水仁壽鄉歸仙里後遷灞橋太夫人諱瑩曾祖龍
光宋漕貢進士時稱草窻先生祖願賢贈泰和州同知
父諱若鳳至正進士歷官朝列大憲知封州死於王事
贈官母周氏封州公仕為建昌判官太夫人人生於解
舍幼慧淑精女工通書史封州公嘗慨然歎息曰恨此
女非男子每擇象犀金龍筆墨賜之為小楷書森正嚴
密封州公調官大庾平江太和公就養太夫人從以長
拳事重閨嘗見遺金數餅即避去亦不以告人封州公

明文奇賞 卷之二 四十四

似音生

素廉有德之者致文綺數端門無人委之去夫人見亦
不顧讀書自若其至性如此先祖妣徐夫人最嚴難事
未嘗一拂其顏色其撫子孫極慈愛下盡寬裕遇亂東
西播遷應機脫禍涉險履危料事鎮安出人意表其處
貧困或終日不舉火端坐刺繡旁無知者其治食饋酒
醢醢果蔬極滋味簡便有法著酒食議若干卷藏于家
先兄祠部公亂離無書夫人手寫孝經古文杜詩教之
遇夜則與道古今聖賢故事及鄉里名家忠信言行記
及日時無所遺謬壬辰之亂封州公討賊于廣之龍潭
為流矢所中卒于軍先祖太史公死節于鄉周夫人卒

于戰艦舅氏文海攻山寇兵敗爲賊所殺一門死義夫
人涕泣不食肉者三年晚得肺疾常在牀褥唾洩棄置
衣履襲易必於屏處敬終如始天性然也臨終時薦兄
弟一家人皆在命之曰神仙亦必死死者人所不免吾
年七十過吾父母兄弟矣但送終備物無益於亡者吾
經亂離所見多矣葬我必於近地朴棺深隧素衾結髦
斯可已矣言終而卒洪武三十年十二月七日之戌也
泰定乙丑十月十日之辰其生時也卒之明年十月葬
所居鑑湖上十一月二十三日先君子卒又明年庚辰
塋先君於其前十步皆治命也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四一五

周宗振

宗振諱震姓周氏其先自唐長慶中家于吉水泥田傳
十五世至雪堂先生諱琦徙居譙溪生茂初仕元社稷
署丞生仲原諱郊宗振之父也宗振少穎敏而溫厚在
羣弟子中偉然可念族父九鼎仕元以便宜行處州路
總管事有智鑑嘗謂仲原有子仲原亦奇愛之當時名
儒若書隱謙二李先生同里閉朝夕俾從學安成劉先
生雲章河南艾先生元暉資遣之卒學遂有成元末大
亂仲元舉宗奮義上承藩閩下豫鄉閭撫納流亡禮接
賓客內治家政奉重闡和兄弟睦族姻雖當天下幅裂

國初名人
能學問必
能作事

之際周氏一家一鄉。康熙和樂如未嘗亂者。宗振父子非可謂豪傑之士歟。宗振之處亂世克承父志已大非人所可企而及者。及其遭遇。明時孝弟禮讓之風著乎遠邇。每歲時家慶。仲景原華髮交彩衣。先後郁然而盡。宗振旣沒十餘年。歸自京師。拜仲原於謙溪。仲原與予稱道其孝友尚潛然。出涕也。退而與子子堅子殷卽其釣游之所。與讀書之處。圖書具存。蘭蕙變葉。疑其精神尚流動於芳馨。韶濩之表。又云其姿貌豐偉。善談笑。不至浮靡。蓋毅然可想見也。嗚呼。若宗振之有諸中者。固不可逆度。然旣及見其父之賢。又觀其子孫之高。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四十六

盛雖天阨其年。而其有諸中而足庇及其遠者。不待逆度而知也。今年子堅來奉其宗人君所爲狀。請銘其墓。按狀宗振以元至正甲申五月十四日生。沒以洪武戊午三月二十九日年三十五。墓在文江下鰲山之西南。母楊氏妻李氏皆有懿德。李氏撫養訓誨諸孤。以長爲族姻所稱羨。後二十六年卒。子男三人。曰堅。字子省。早卒。仲曰剛。子堅也。季曰孔子殷也。女二人。長適劉彥澄。次適龍彥資。孫男壽康。敏望。銘曰。

明父稱孝。子慕其慈。妻服其義。宜其家人。亦克永世。

銘甚贊

黃君仲簡

黃君仲簡旣沒之十年其女夫龐振舒應詔來入京

師奉前陳州守李君子儀所爲狀請予銘其墓予兄大紀與徐君叔通交口稱譽歎息謂宜爲銘其凡知仲簡者皆言磊落可喜而悲思之嗚呼去之十年而人尚不忘與其在世無異則其在世豈無制作以過者歟按狀其旣沒家亦中廢崎嶇多難理其先業而克廣之其有羸財輒斥以起其廢其鄉官陂之橋圯具甃與石要道士彭一寧董其役橋成而行者不梗楓子江當二水之交朝涉者或致沒溺置船而濟者以喜株水陂溉田數千畝復之而歲以無旱隣里有貧民每春夏農事急無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四七

所仰食輒貸之穀而未嘗取其息爲家塾延良先生教其子鄉人子弟來學者皆厚待之治家嚴而有法事兄恭而有禮友愛諸弟撫育孤甥勤懇懇尤喜賓客四方游士過門禮接之如將不及蓋人人屬厭當其廣席酒酣抵掌論事中其肯綮豪氣橫放其磊落可喜蓋如此予嘗與之游登山臨水縱觀闔閭之間爲言其平生志意浩歌擊節當時人可其意者殊少也又謂古之人遠者姑勿論近自元季航溺宴安俗尚柔弱鄉里富豪家士人子驟聞金革之聲手足振掉目睽睽耳不聽坐而待斃妻子爲虜可憫不足恤者何恨哉先人誓天仗

義奮臂一呼謀夫如雲勇將四應東摧西剪莫犯吾鄉
迄為保障以逯治平至今室房有故宇圖書有故藏里
人無流離之苦田野無荒棄之時山林無斬楮之虐一
草一木之遺皆先人之遺澤也我恨當其時尚幼目習
焉不能助我先人建大勳業先人亦齋志以沒此古英
雄奇偉之士所以沮沒而無聞者類如此也審其言固
侷儻可喜夷考其任事馭眾低昂有變權正合宜使人
能畏之因其小者大者可知或時以泄其不平披橫矛
孿弧突騎獵逐平原曠野之中望之偉然文武可用亦
庶幾奇男子世豈多有哉於是乎安得不久而想見之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四十八

尚如畫也哉君諱敬號竹澗高祖顯氏始家于吉水曾
祖端叔躍澗其先人也君生至正乙酉七月初二日歿
以洪武乙亥閏九月十三日巳時寓京師歸其喪者季
弟禮與婿朱正也娶周氏里之名家子男四人復安既
安居安然安早卒有陳彥素者亦其婿君墓在其鄉鷓
鴒山之原銘曰
噫慨慷言可績才可惜金利不矛戟續粟不為壁未

秘茲石

周趙哲君

君諱哲字用哲系出宋王室漢恭憲王後五世至提舉

觀解公記
當時有一
人才便有
一先生猶
近古也

府君諱不侂從高宗南渡封吉水縣子因家焉又五世
至必壘宋進士僉書吉州判官聽公事元以爲四會尹
不侂高祖也曾祖啟元啟原祖叔順父存誠君生而穎
敏不爲嬉戲稍長益務學好讀書寒暑忘倦詩詞出語
驚人時學闕弟子員縣官聞其賢欲招致之君之父亦
慨然曰當使之立功名繼前光遂入學名譽日起從子
章劉先生治書經先生極口稱道之同門之士皆自以
爲不及也洪武丙子中江西鄉試進士舉明年會試得
乙榜時川蜀以學官闕聞

明文奇賞

卷之七

四十九

山教諭梁山僻縣學久廢君興廢舉敗陶頑鑄鑛翕然
遂與赤縣等人皆悅之丁內難歸鄉生徒送之皆垂涕
泣居喪無違禮服闕調廣之徐聞教諭其教化益盛于
梁山明年今上龍飛君朝于京師京師名卿貴人
爭欲薦君君力辭曰教官吾素志也事君以身不若事
君以人吾多育賢才以爲國用顧不可耶遂不敢強
歸至徐聞以疾卒語不及私但謂弟謀曰恨無以養老
親志年纔二十二君生洪武壬子沒以永樂甲申明年
乙酉謀始奉君之柩歸塋于鄉水磨坑之原母某氏娶
龍氏無子子表弟翰林檢討劉君宗平與君同貢又同

北伯夷傳
更光

交情厚却
長

官蜀中少同事劉先生知君為尤詳乃述狀求為之銘
狀稱君有智畧善談論美姿儀鬚髮郁然事親以孝聞
尤善教其弟兄弟怡怡如也內睦九族庭無間言輕財
重義喜周給其於友朋藹藹如也既沒之明年朝臣尚
有交薦之者部符下而君卒矣宗平所為狀如此皆得
其實云銘曰

宜壽而夭宜嗣而無後老父白首扶行送柩九族哀
前傷士林相弔嗚呼無所歸咎

黃守一人

永樂四年丙戌之冬臘月辛亥夜夢吾之友黃君守一

明文音賞 卷之七 五十一

挈其囊書示予笑語如平生然視其顏色甚憔悴黯然
似非人也曰人謂君以前年四月死矣是豈君之鬼耶
前持其衣袂空空然君為之笑後泫然悲曰吾猶滯于
冥漠未遽散也君能哀而為之銘請書之予者為之挽
詩亦庶幾有以傳于後乎予即諾之且取片紙求為書
數字為何人取漢書云其生在予家君辭不肯余曰君
無後可托矣其遺書歸之他人曷若歸之我俾我子孫
藏之亦足為君不朽之托且書君生前月日可矣而不
知夢覺今吾與君語者夢也持予書夢而索之耶則我
不能知君覺而索之耶則又安有手書迹耶余方大悟

雞三唱東方白矣已而復夢爲諸故人言夜夢守一索
予銘其墓且爲諸君求輓詩未幾復悟日已高矣乃起
握筆疾書記夢中語爲之銘君金華黃氏後徙洪之分
寧宋季居安福地非閭其家譜甚詳嘗携以自隨今不
知其所在矣君家在安福以貴豪閭門爲人所誣陷死
君一身獨脫走亡匿新塗之王笥撫之大華遇異人頗
得其道家書符呪之屬用以隨俗俯仰非其志也君喜
爲詩學唐人楷書談笑諧謔動作人人有急難托之不
避艱險然其義決然不隨也人有過面數之由是亦多
不合余貶河州時君欲徒步來會予東歸不果後聞予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五十一

至家大雪中一日夜行百餘里公至握手歡笑竟月予
復抵京師君送別于清江屢書報將視予乃以二十
餘年無家因贅居鵬陂廖氏得疾死焉無子君平生無
玩好財貨不甚注意散寄人處隨喪不卹也蓋一下視
一世氏年纔四十有七嗚呼其可哀也已墓在鵬陂西
之原銘曰

名家之積厚不薄至於其身亦善學天之報施窮且
惡殃慶之機毋迺錯嗚呼有恨纏寥廓

予既作此銘檢篋中得守一舊紙一張蓋十餘年前
寄予取其紙尾有大寧書識大寧者新塗人青年有

俊才不幸夭死皆深可哀者也與守一同族茲因景
綸令弟歸便用此紙寫一通寄去鵬陂如霖如崇如
縉昆仲凡知守一者皆觀之謀石刻於其墓是故人
之高誼也

劉君象賢

元季之亂大家世族能卓然不爲亂賊所污保其家復
其盛昌其後者江鄉甚不多見也予嘗聞之夏璜劉君
象賢謂兄弟首謀夜之吉安城報官軍掩取賊巢穴事
泄官軍竟不至舉宗爲賊所屠亦皆不屈象賢獨脫身
與妻子俱走免賊平迺歸鄉治生築居教子孫復其舊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五十二

觀其艱難轉徙有人所不能堪者焉予謂聞賊首欲任
用率其人相表裏爲輔車唇齒更遣致意甚厚使當時
一聽許寧不免屠害與艱難轉徙哉君喞然笑曰所以
爲世家大族以其守禮義也予家在宋仕吉水縣簿宋
亡與信國文公百戰守死以抗元帥終不爲屈至元雖
乏顯仕然父祖以上感其恩澤亦百餘年豈可伍梟獍
爲厲階耶義舉無成其榮多矣此先人之志也不然今
日何顏復見家廟乎予深感其言歸以告大夫人大夫
人曰外大父灞雪高先生官平江在元盛時象賢其季
婿也來平江未嘗遂游事聲色侈靡其家教訓嚴外大

真入品
文字天然
法雕飾

父每稱道之不置焉。又聞之先君子云：夏璜劉氏世本安福，治尚書有名。象賢大父諸父昆弟，每過從談論，識其學問淵源，由是常喜從象賢問。昔時事象賢深愛厚與之言，歷歷未嘗厭焉。後予忝科第歸，自翰林往拜謁之，象賢爲之喜甚，與飲酒日夜，具道外大父遺訓，命其子汝哲與游。觀山水間，指外大父所爲卜葬其祖墓而爲道，其所以然見前人之游藝，罔不造其妙，而象賢平生坦夷，豈弟愛人，樂善敦尚詩禮，其得於家庭親戚爲尤至也。又往年予兄大經授徒夏璜，象賢實爲之主，汝哲親授業焉。象賢朝夕所以與余兄講論多矣。是予兄

明文音賞

卷之七

五十三

弟皆有所聞于君也。君之喪也在洪武辛未三月九日，予寓京師，後予歸鄉，君墓有宿草，汝哲屢以銘爲請，以事在不果爲。又二十年于此始克爲銘。君諱崇，字德象，象賢其號也。族有譜，予嘗爲之序。曾祖時可，至德父則賢，母龐氏，娶高氏，再娶蕭氏。子男三人，汝霖、汝哲、汝完。女二人，長適東溪彭季良，次適東門江彥政。孫男逸隱、寬、洪、迪、魁，同倫。仲綬六，韜君生。大定丁卯四月十三日，得年六十五，墓在鄉東坑之原。銘曰：清曠坦夷，不爲矯飾。學問淳良，家庭親戚。平生之言，可裨世教。有銘可鐫，有子能孝。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七
五十四
明文奇賞
以論體起
局

好个大老

洪武戊午大學士徐均仕爲肇慶府陽春縣主簿陽春故春州也瘴癘名崑聞者惴慄每使者當按行託故避去由是縣豪得雄據爲姦利縣官至受願指少忤觸之輒死前後莫敢忤受願指辛滿考稱載去均廉知之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復自此洞至老病家居宜就見叱曰若化外抑民伍也亟走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劍示之大老聞恐懼乘板輿至叱使下拜不得已蒲伏熟視論遣之卽伺其語有異而府符下問之遂繫之獄均曰是其人必且來劫獄戒吏士操鼓角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五十四

好个府官
可配大老

柵其私衙自帶劍挾弓矢披甲長嘯大老立子果各將其衆來聞之皆懼莫敢前詰朝拜兩大瓜安石榴十數枝致饋皆黃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卽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竟受賕大老賊脫歸數致前所饋均丁再拒之發怒欲捕治大老震慄求府符調均攝陽江縣陽江亦治服而均丁毋憂去此史氏之文也徐吉州大族南塘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遜之後曾祖林隱先生先公外大父也祖本仁父仕麒母姜氏其遇元季之亂年纔十三先公時在太學先祖薨節任麒挈子兩家避難崎嶇二十年經紀扶持克復安業皆其父子余是以

知之尤悉子畊其字畊樂號也其少時聰敏十五六歲
僑居授徒志行卓然從師勤憲王先生治尚書離亂中
成學霸勝事何以過哉 國初爲縣學生卒業先公之
門洪武乙卯貢大學試中書御史臺入高等分教山西
夏縣後官會同謝事家居以壽終其事親事師誠懇至
古賢人不能過也其享年五十九配王氏子男壽廣成
今爲工部主事光廣明少游邑庠女適姜 胡 蕭
其墓在吉水查坑之原銘曰 其 子 蕭 蕭 蕭
士行全勒銘堅千萬年廉潔徐君之古墳 發 掘 出 財
故西山劉先生 丙子 劉 先生 墓 銘 出 財

明文青賞

卷之七

五五

饒而厚

蠹餘燼木多糟粕渾噩授受漢已鑿天昭漢回出伊
洛關閩鴻碩繼有作南渡惟吉擅郡斲蒙發劉氏顯
孔焯竹坪蒼篔上下齶出其門者齊索籥王氏之子
益丹履先生還淳守其朴投醺賦吸饒則嚼注之不
充溢不涸夸盈務靡鎖确砢捕影捉泡醢深弱榛窄
不服施鹵所先生之徒一渠轅吁嗟斯文重開拓宇
宙所裨厚不薄此銘此行古可也 入 高 第 公 孫 壽 廣 成

雜述

大明帝典

頌述太平
不忘綱成

惟大明開天闢地正倫復義通幽達明神識睿知用夏
變夷商周漢唐宋罔匹俊於放勛世系緒本顓頊周諸
侯國于邾漢大司空浮喬丹徒句容族以顯渡江櫓于
泗 玄淳篤慶 仁祖暨陳后習夢于休靈冠黃舍止
索于牟秭糖瘳園苾薶曰食以食藥旣寤寤齒蘭郁夙震
有娠天曆戊辰九月丁丑旦天光臨焱騰龍采登衆詫
驚已卵膨不懌 仁祖夢之寺抱拭于金人植璋于臂
端寤瘳罔疾夕卽焱典夙抵于上下神靈動徵止隨陰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五十六

郁有應惟不黷歲甲午夢江東有木天齊日輝帛書
帝翱翔太平美中華霽歲乙未渡江極登采石遂取太
平協于夢徵止坊日升平舍陳氏誕 懿文陳媪賢夢
龍見天雲光爛然具盤金盞謹曰太子生太子生及降
陳勝大拔勅兵戡定建業宥密本基 帝曰咨爾善長
文政文忠爾達爾遇春爾愈爾勝爾和爾大海爾璟爾
惟戰惟守毋或輕於戮無彼我皆天民惟天是鑒僉曰
疑衆降用劉 帝曰天不違于人人敢違天惟天殄矧
有衆克用盛戰鄱陽日重輪愈日以火攻疇曰底哉俞
乃言友諒卒死降十萬 帝拜手稽首誓于將士曰惟

舛殺有戮于一人罪及爾。衆衆拜手稽首曰：唯命乃定。姑蘇乃定閩海。乃定太原。乃定西蜀。縛張士誠致陳友定走擴廓降明。嬰四伐而天下大定。基曰：惟帝天一獨票全智。文臣將臣惟成算。是視雷行電馳。罔有髮不利。惟天授非人力。是致帝曰：朕罔聞知。惟罔傾罔以私。惟克誠陰陽表裏。赫有明徵。非心黃屋。拯生民于塗炭。收天下于羣雄。繼天出治。經綸萬邦。由一心運量。歲郊祀。祇祇夔夔。不敢仰視。惠鮮小民。一夫不獲。如灼于肌。極天所覆。罔不率俾。帝曰：爾后妃。惟居中罔有髮于外。爾外戚。惟畏法。毋以親是持。爾寺人。惟給事掃除。

明文奇賞

卷之七

五七

是司爾將臣。惟出則用衆。襄事則歸于第。罔以權或昵。天休茲至。帝勿休。曰：朕德罔克臻。茲龍據于頂。不震不驚。五緯聚河。流清雲綉。卿鳳御圖。龍馬來廷。赤鳥翔白。克見蓮並。萼本孕文。屢豐年甘露。降嘉禾秀麥。疊然益至于菓蔬。帝勿休。曰：朕德罔克臻。茲惟勿怠。是非祥惟災。帝經文神煥聲中律度。夙興夜寐。克儉克勤。不修吳室。不爲游畋。服御無華。聲色不邇。絕不瀉于酒。受命五十載。惟終始如一。惟懿文開天。闢地神識。睿知協于帝。佐命丕圖。夙播于徽。柔輔運臣。心翼從惟。謙不自庸。承天時行。克孝克恭。克儉克勤。乃文乃武。陰

騰于下民。惟至仁。乃殂落。民用誠若喪考妣。

論作詩之法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具文實之中。得華實之宜。唐人爲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爲尚。宋人以議論爲詩。元人粗豪。不脫。擅。裹。童。酪。之。氣。雖欲追唐。邁宋。去詩益遠矣。詩有別長。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不落言論。不涉理路。如水。中。月。鏡。中。象。相。中。色。學詩者。如參曹溪之禪。須使直悟上乘。勿墮空有。嚴生之論。可謂得其三昧矣。

又曰。學詩先除五俗。後極三來。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

用文奇賞

卷之七

五八

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此勿學入門事。三來者。神來。氣來。情來是也。蓋神不來。則濁。氣不來。則弱。情不來。則泛。而不關於神。不屬於氣。不在於情。去此外道也。似是而非也。非真所謂不濁。不弱。不泛也。非得心得髓之妙也。此後世之說。愚謂異於古者此也。

詩三百篇之作。當時閭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雖白首鉅儒。莫臻其至。豈以古人千百于今世。遽如是哉。必有說矣。前人之詩。未暇論。爰以國朝枚舉之。劉基起於國初。極師古。鄒練其詞。旨能洗前代。趨略之氣。且其位置俱在前例。僕向集選。故首推重樂府古調。較之新聲。

明文奇賞卷之八目次

方孝孺

雜著

釋統上

釋統中

後正統論

深慮論四

深慮論五

深慮論六

治要

明文奇賞

卷八目次

周官二

周禮辯疑一

武王誅紂

讀三墳書

讀夏小正

讀汲冢周書

讀子華子

讀曾子

讀呂氏春秋

讀漢鹽鐵論

讀荀悅申鑒

讀陳全甫上宋孝宗四書

讀鄭靈公二

豫讓

條侯傳論

諸葛誕

司馬孚

殷浩

魏孝文

甄琛

明支奇賞

卷八目次

沈約

隨文帝

蘇威

唐

張九齡

越巫

吳士

記

慙窩記

遺安堂記

孝友菴記

天台陳氏先祠記

用文奇賞

卷八 二 次

三

天台陳氏先祠記

孝友菴記

明文奇賞卷之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雜著

釋統上

方孝孺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弒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

明文奇賞

卷之人

一

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誅人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弒也。僥倖而

正意在此

不有變統
之說則此
論亦未能
感例

得天下者。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王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盡之能。統一宇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羞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楊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

明文奇賞

卷之人

二

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尚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冉求仲由爲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曾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而以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矣。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

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為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為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符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

公之言曰
勢行于一

時義定于
後世有以
也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

用文奇賞

卷之人

三

智力得而不務修德矣其弊至于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為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為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騫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疎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

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之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有以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奚若以變爲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夷狄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

明文奇賞

卷之人

四

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亦不能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

後正統論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分。扶

天理遇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於齊晉吳楚以兵以粟則不遠於魯衛曹鄭然而必曰天王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必貶之楚與吳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曰子曰人豈非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於乎後之言正統者其可戾春秋以爲說乎由周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嘗一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統必歸焉秦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隋起開皇九年而盡大業十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始太康元年宋始太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三晉自惠帝以後夷狄橫熾而中原陷沒宋自高宗播遷江表是三代者或與篡賊勢同地醜或爲夷狄所虜辱甚者或屈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之不可廢猶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於元興三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二年而後天命絕此百世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者見其微欲斷自剖分之歲廢統而俱主之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之歸也夫中國之爲貴者以有君臣之等禮義之教異乎夷狄也無君臣則入於夷狄入夷狄則

與禽獸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子出狩。聖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吳楚之屬哉？然而常抑彼尊此者，爲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周當與魯衛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爲聖人之春秋乎？夫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橫議者，猶啜啜不置，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夷狄之歸也。且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俟來者而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聖人哉？俗之相成，歲薰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爲怪。

王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爲當爾。昔旣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夷狄，豈不駭俗而驚世哉？然顧嫌者，乃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吳楚者乎？苟以夷狄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虜，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自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

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之法稍異其文崩殂薨卒之稱遞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非類得以消弭其僥覲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意耳嗚呼俗之移人也以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免啜啜者之躁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廢三代以降得天下者亦異矣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后

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華篡臣賊后惡其亂倫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惡嗜欲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而靡定故簡聖賢之人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嗜欲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殺交際吉凶之禮以文之撥洪水猛獸蛇蟲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篡臣賊后者乘其君之間弑而奪其位人倫亡矣而可以主天下乎苟從而主之是率天下之民無父無君也是猶可說也彼夷狄者姪母烝雜父子相攘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

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爲禽獸也。夫犬馬一旦據人之位，雖三尺之童皆能憤怒號呼，持挺而逐之。悍婢奸隸殺其主而奪其家，雖犬馬猶能爲之不平。而噬嚙之，是何者爲其亂常也。三者之亂常無異此矣。士大夫誦先王之道者，乃不知怪又或爲之辭，其亦可悲矣乎。或曰：史以記事者，欲其實，乃所以彰其惡也。故春秋於篡弑之君，未嘗去其號。聖人且不敢況後之人乎。曰：何爲其然也。春秋之時，非後世可比也。當是時，聞有臣弑君者矣，未聞弑而奪其位者也。且魯者聖人之父母國，而時君固在也。故或爲之諱。若他國，則據其赴告之辭而書之。聖人固不知其詳者矣。然崔杼之弑齊簡公，孔子沐浴而請討之。季氏之逐魯昭公，孔子一則曰：公在乾侯。二則曰：公在乾侯。使季氏而主魯，聖人其忍以魯國君禮與之乎。其黜之無疑矣。然則吾之言固聖人意也。復何僭乎。又况已往之跡，而欲曲爲之諱，其亦不達於義乎。曰：篡臣之事，則旣然矣。賊后曷爲而不得爲主也。聖人之作易，其於此言之備矣。陽者君之道也。夫道也。陰者臣之道也。妻道也。易之六爻，凡陰之得中陰乘陽位，必諄諄爲之戒。坤陰之純卦也。於其始

則戒曰履霜堅冰至恐陽之忘備也於其終恐疑於無陽也曰龍戰于野五恐其居尊位也則曰黃裳元吉黃中色而裳下飾臣之事也婦之道也戒其居上則不吉也其他曰括囊曰含章曰從王事未嘗予其專也推之六十四卦之中莫不皆然則聖人之意可知矣春秋無其事故不書使有之聖人其肯與日主之乎曰夷狄之不可爲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龍周公膺戎狄以戎狄與蛇蟲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之况

明文奇賞

卷之人

九

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爲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何主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而昧乎此又何足論哉曰荆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爲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爲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強如符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呂氏之強武氏之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盜

有謂明法
不能釀亂
亦不能定
亂者非也
既不能亂
豈不能定

豈不能定
亂者非也
既不能亂
豈不能定

賊待之。其爲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爲慮至遠也。其於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

曰。是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曰。不也。吾固曰。不比之於正統而已。非廢之也。不廢其迹。而異其辭。則其爲戒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苟有賢者。其將信吾言也。夫夫心子論。吾意而不變。亦不。

善。深慮論四。皇明。以。大。意。成。其。限。其。去。而。不。可。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

明文奇賞 卷之八

上

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違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爲畜之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爲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闢劣。而其

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斂衽而朝者乎？故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于法。漢唐之法駁雜而踈畧，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卽亂而亡。故其弊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若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於亂。况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爲天命，秦隋漢唐雖爲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

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爲法之過也。世之爲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僞盜竊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內之獄，不爲少止，豈爲刑罰之不重哉？俟其爲暴亂貪猾詭僞盜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爲也。聖人之爲法，常治之於未爲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宥爲故，爲法者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爲亂。易曰：積豕之牙，吉。積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

披毛見骨
去骨見髓
今民事頗
不講矣可
發一慟

之謂也。古之爲法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而以慶賞刑
誅爲鹽醢。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醢。此亂之
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醢而生者矣。其害不
過羸德而無力以鹽醢爲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
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違生者。告之者
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
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爲人。忌於
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爲事實者。始告之以爲仁而不告
之以爲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爲
義爲禮樂而不告之爲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

明文奇賞

卷之八

三

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擁
盾而謂人曰我善鬪。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
鬪。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
之爲仁。非特曰仁而已也。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
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欲老者
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鱉。牢柵而
雞豚。欲民之安也。不爲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天也。不
爲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
至于獵而不傷麋。卯樵而不斲萌蘖。皆仁也。其爲義也。
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約之也。有

三楊培政
久志在恤
民爲遜迹
梅亦見相
業

分疆界也以防其事隣保也以洽其歡車服也以昭貴
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飢寒也減其力役之征畧其婚娶
之儀學於問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
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爲
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微各輕其敬以至
于五倫叙而三綱立爲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推舞
蹈之事充而大之至于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
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穫於
秋澆泉於深必得其效而後正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
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

明文奇賞

卷之人

三

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
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爲亂者治之者異
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爲亂而不能賞罰旌
誅動其心民雖欲爲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耻而不敢
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爲非雖無刑罰可
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及其衰則不畏之
矣三代以下雖有賢王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
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爲治不可以不察也對其賦善
深慮論六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

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為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為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

明文奇賞 卷之八

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已者以為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為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為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即泊然無所復為參之才何之所

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致于亂。不如固守之爲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之器。然善爲寶玉計者。器旣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携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豐矣。故國有治於踈畧而亂於過爲之計。過計者未嘗不笑。踈畧者爲愚而不知。踈畧者爲智大也。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治要

明文奇賞

卷之人

二五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于是寓革姦剷暴之意於疏緩不切之爲。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莫不兢兢然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鞠訊而遠罪。潛修默改于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爲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爲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爲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法者。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祗天而懼帝者。以未嘗被其誅。極而或被其誅。極者必不能以復生也。如使鬼神臨

人之庭。粹人而擊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挺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視殺戮爲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爲太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爲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爲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爲之少衰。人惟以死爲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慎忌而不爲。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驚肆。馳逐于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

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纁冠素組。玄冠縞武。與坐之嘉石。而畫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惰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之坐之。則慚悔愧恨。與被木索。嬰金鉄者。無異。此何必刑哉。加以不義其辱固甚於刑矣。孝友睦婣。任恤有舉。先王以是數者勸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爲榮。不能是爲辱。書之黨正。族師之籍。如受命于王庭。而就刑于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爲用。至要甚微而爲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寓夫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

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爲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過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於孝弟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蔑教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汙僻則法果可以禁之乎法加人之服體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人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爲怒一以箠撻詬罵爲怒自其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爲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爲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且恐與箠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於不得同於恒人

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於刑及其身恥爲醉酒者所輕笑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爲民所尊者加識別之行爲人所卑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不修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潔稱者歸則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媿之則德惠盡其職矣推是類也等其田里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以德之高下爲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爲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悛則誠不可與爲善矣然後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怒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着爲可恥而禮義

理財亦示
始字先

固宜有其法焉。然取民也有制，役民也有節，凶禮則無
力政，無財賦，無關門之征，其不厲民以自養亦明矣。安
石不師其善者，而泥於國服爲息之說，期以富國而國
終不能富。周官之法，豈止於此而已乎？爲治有本末，養
民有先後，制其產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武周
公之大意也。法古者亦取其大意所屬而行之。奚患財
之不足哉？不治其本而以理財爲先，此文武周公之所
誅，而周官之所棄者也。安石不顧而妄行，後世不察而
并罪周官，周官何與焉？自治道之不明，士之自任者鮮
矣。自信而不惑者尤鮮也。安石之自任而自信，漢以下

明文音賞

卷之八

九

儒者皆莫之及，使誠識其大者而行之，其事功豈不甚
偉哉！惜其學不知道而過于自信也。斯民不見先王之
治久矣，遇王者恒患不知道有其器者，恒患不逢其時
其法存其人，存苟有遇乎世焉，知周官之果不可行哉！
公亦周禮辨疑一書，亦類其大意，而論之矣。愚恨
周禮者，周史所記周之治事書也，以其出于周也。文武
周公之遺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以其成于史氏所述
也，故不能無謬於聖人。然去後世之制，則已遠矣，其有
不能大過於後世者，蓋亦逸之餘。秦漢之士，以意增損
之者，衆也。條狼狽之誓，羣臣於馭，目車轅于大夫，曰鞭

五百於太史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威其下下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任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戮辱懼之也夫馭及太史皆近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誓於衆使賢者居其職而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且車裂鞭三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寧有秦法御羣臣哉其非周制也明矣昔歐陽氏蘇氏皆嘗疑周禮然皆其制度之失耳於道無害也周禮之善多矣制度之不盡合豈足爲周公累哉若其有戾于道者則學周公者所宜知也

明文奇賞

卷之八

三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于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

孟子時已
取二三策
刻其後邪

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循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缺疑。又曰：吾猶及史之缺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儆，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于紀載往昔之事，竒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亦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于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戎衣天下未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

明文音賞

卷之八

三十一

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也。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旣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于太白之旗，又斬其左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

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
菹醢其君而授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
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曰：水爲金，金爲木，
木爲火，火爲土，土爲水，此五行之相生也。然則五行之
書之名真而實僞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真辨之
爾。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
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真僞無所匿
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
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
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爲伏羲之

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
篇附焉。以氣墳爲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生殺謂
之歸藏。易以形墳爲皇帝之書，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
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
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
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
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頗剽莊列之餘言，而造爲異說。
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爲金所剋，服
陽臣于幹。此後世曆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
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爲本。伏羲之時，曷有四民之名乎。

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
祭天地於圓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
地圓丘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于衰
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氏之書可乎
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謬
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峰氣雲霞彩山氣籠
烟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爲詩之語其政典篇往
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
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下筮惟
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未之察顧謂書
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爲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
之僞書衆矣如內經稱黃帝汲冢書稱周皆出于戰國
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僞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
又僞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
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于匣中
其文絕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卽青城隱者所
僞邪雖然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
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
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
爲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

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彼
僞爲書者因其言而復僭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
以爲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坤後乾
名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區區俚野之
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瞽夫懸破鏡於空中
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經者
亦可以知愧矣。

讀夏小正

如此讀書
大省日九

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
者卽此書。且以時之正令之善釋之。自今觀之。其書記

明文奇賞

卷之八

三十四

十二月之候有關于人事者二十有七。若采芸采蘩祭
鮪攝桑剝瓜剝棗納蔚取茶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大者
惟服公田。綏士女。萬用入學。剝鱣頒冰。始蠶祈麥。攻駒
頒馬。王狩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於
斯乎。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耳。豈誠謂
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曷不編于禹貢胤征
之間乎。孔子倘見此書。奚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
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之。豈固
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還謂汲冢書之周月解。呂不
韋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

偽書文托
名公而傳
責司馬遷
劉向良是

之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也于道苟無損益雖謂出於孔氏之壁成於堯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卽孔子刪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吊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

卷之人

三五

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于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啗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略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

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
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
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
十年之積者王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名起于衰世周
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
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
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
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謚法周月
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書
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者以爲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
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
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害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
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
篇爲之出涕

明文奇賞

卷之人

三六

讀子華子

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辭甚奇其

併爲劉向
辨宛可爲
張序吐氣

余始聞太史公言子華子爲僞書近求其書以觀其辭
婉麗可喜未覺其爲僞也及詳味而徐察之始知爲僞
書無疑蓋子華子程氏名本子華其字晉人與孔子同
時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也夫孔子周遊四方適途所
遇若楚狂沮溺荷蕢荷蓀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

於歎息而不已。子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帛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專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事不能直排其謬而曲爲之說，傳會不經，與晏子論儉雖爲近正，而起人君奢侈之端，荅北宮意祥瑞之問善矣。乃恐後世巧詐誕譎之臣作爲聲譎薦之郊廟，似指漢武朱雁芝房之事，其子車氏假之喻復竊韓愈所作柳宗元墓銘論代播州之意，醫藥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劇談之而不置。八卦以官言，孔子贊易時未有也，而曰坎宮震宮解字之不類，時之垂錯者甚衆，以爲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其首有劉向序，亦與向文殊，蓋亦僞也。僞之者不知爲誰，晁公武以爲元豐以後人以字說而知之，或以爲王銍，豈或然歟？嗟乎人之著書，上欲以淑來世，其次亦欲揚聲光於不朽，而僞是書，旣不足以淑諸人，而又不能少見其名，果何爲哉！

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雜陳其間，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于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間有不純，如曰喜

癸丑廬墓
龍池哀哀

與流水相

激讀未終

淚下不已

嗟乎安用

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僭近諸色而觀其不踰
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
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
言孝有足感予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
爲心以父母之心爲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
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
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
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
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讀呂氏春秋

明文奇賞

卷之人

三八

未段大快
人意

呂氏春秋十三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
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
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酖死何有賓客何
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
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
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
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
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况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
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塋之弊其勿
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

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債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讀漢鹽鐵論

田文奇賞

卷之人

三九

風管通義
有閱名教
鹽鐵論有
關國計民
生故先生
兩可之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薦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卽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爲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較武帝之天下卽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歛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

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
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
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
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
而弭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
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荀悅申監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衰
丁靈獻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潰日非漢有悅雖侍講
禁中而天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為者此書以宣其

明文奇賞

卷之人

三一

志悅蓋有用之才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有徵據從
而行之可以為治而自漢以來鮮有言之者縱或言之
特以其文辭而已著書之不足恃如是哉然秦焰之餘
聖道滅息唐虞三代之大經且廢而不講為治者視之
以為空言而共譁笑之則夫悅書之不用又無足怪也
余讀其書至曰以智能治民者汨也以道德治民者舟
也怳然失色而悲之

讀陳全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全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為驚人可喜之談以
為全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

書不覺慨然而歎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全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全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全甫至四上而不報死于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全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全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全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辭况若全

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得全身進退以死于牖下若全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怪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全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鄭靈公二之不與典首在孝宗典與天合非予御臣之術難矣御小臣之難不若御大臣之難御大臣之難不若御權臣之難也小臣有善賞之可也有過罪之可也大臣有功而賞之浮于功則驕不稱其功則怨有過而罪之當其罪則怒不當其罪則肆然猶不敢為亂也至于權臣則不然其威足以懾百姓其勢足以脅人主其喜怒足以為禍福故善御權臣者能陰銷其威

而使國之大柄歸於已者上也其次則莫若制之以禮嚴之以分惠之以恩使自戢其權而不至於僭又不能然則不取其怨怒而已取其怨怒則危矣世之取權臣之怨怒者非爲責其政事而然也非爲詰其專橫而然也其始出于爭不急之小務蓋侮慢之私智怨蓄於纖微芥蒂之中而禍發於篡國弑君之大昔之所聞不可勝道而靈公之于子公尤其最著者也子公之爲鄭卿蓋久矣靈公始立而爲君德澤不加於境內威令未信於朝廷其於國之權臣宜撫之徐而收其柄銷其威然後國可得而治也不勝其一笑之憤斬杯羹而不

與以取怨卒致弑逆之禍烏得爲智乎今夫吾力足以勝人而後嘲之侮之嚙罵之以致其怒故每聞則勝苟不自量而好侮有力之人未有不勝於人者也况子公者久執鄭國之政於嗣君之立得杯羹之賜則夸以爲榮決然而斬之不與寧不失其素望而慙同列之人乎雷同而受辱雖鞭撻不足較而恥一人于千百人之中其辱甚於死何者恐爲千百人所笑也况子公斗筲飲食之人而挾無上之器其得志於杯羹則喜否則爲亂固小人之常情其罪安足論乎獨靈公之失則世之御權臣者所宜知也昔者漢文帝以諸王入繼國統絳侯

以國士選
我并誦賢
伯服力不
濟

周勃挾誅呂氏之權。常有德色。帝待之益莊。一旦臨朝而問穀錢決獄之數。勃不能對。慙愧流汗。遂謝病不敢居相位。不責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若文帝可謂能御權臣矣。蓋勃之功烈聲威。素行於臣民。苟責其不恭。其心怏怏。未必服禍。或因之以起矣。吾固假之以寬。置而不問。而以其職問之。文帝豈不知其不能對哉。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慙。慙而不敢怨。怨而不敢怒。其驕慢之虛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天下之大柄。不待發於聲色。而盡歸于已。雖有勃輩十百。亦無足異矣。此其得御權臣之道者也。使鄭靈公有明文奇賞

卷之入

三三三

文帝之行。烏有殺身之禍哉。後之人主不幸而遇權臣。以文帝爲法。而以靈公爲戒。庶乎其無患矣。南嶽草十
豫讓頭其詞對文成承主其意然論難而無翁
士君子立身事主。旣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于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旣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

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劔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王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知謀忠告。已無

愧於心也。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劔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劔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旣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醜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條侯傳論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

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之所罰而僭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爲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賤貴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旣死君子謂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子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漢初輔相之臣多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迫于利害善避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世間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

尤得大臣體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啟爲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爲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誅之遂卒寘之於死求其所爲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爲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詆之爲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

乎夫朝廷之禮君臣之分固有當遜者矣至于爲一事而亂舊典起邪心爲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和之此小人反覆之計謀一身而不顧職之所爲烏可謂之遜乎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苟畏窮困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爲戚者哉遷不稱其能守官而諛其不遜不問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于後世此吾嘗論遷善紀事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次贊諸葛誕封景帝親以帝皇皇其辭又感效刑王之

諸葛氏兄弟三人仕于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瑾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僭竊之時拒賈充之說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為忠義豈非凜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為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嚮國弑君取富貴為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揚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邪。

司馬孚

至古可誦
處無忽

斯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在天也。淫風怪雨彌時而止日月未嘗不行乎其間亂臣賊子恣橫乎世而天理之

明又奇賞

卷之八

三七

在人心者終不少變秦能滅六國之君而不能使六國之民不思其故。王莽能竊漢之位而不能使海內之民一日忘漢之德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擾人紀而不可以滅天之道先王所以欲明斯道於天下者豈誠欲務迂遠難行之事以為觀美乎。其意以為簡徒用法以禁之使不敢為邪不若使之各知斯道自不能為亂之為愈也。周自昭穆以下皆可以主國強侯鉅伯環擁而迭興皆可以兼并然而却視竦顧莫敢發口萌犯上之言者非其勢力之不及特以斯道猶有存者畏受特道之名而不忍也。秦之土地兵力豈

皆過於諸國哉卒至于劫其主而不顧者夷狄之俗教化不明君臣上下不知道也一家之敗必始于不學之人一國之亂必興於不教之地天下之禍常發於無道之國先王必以教化爲先務而不敢忽者豈苟然哉曹氏以詐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也矣故丕獻父子坐席未暖而司馬懿已矚其旁而欲攘取之臨終涕泣托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臣迎合將順莫以爲非積習既久至于弒君篡位以爲常耳而不復怪茲舉中國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懇欵悲痛不忍與其

謀子姓爲天子而身爲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愧若不忍居者身死于晉猶願爲魏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奸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爲堯舜之禪無以過而孚獨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以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三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温之兄全昱皆能知篡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爲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羣盜惑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孚知忠而不知遷義之方

學術真可
恃

擇而後用
用而後擇
古今治亂
之分

也使孚爲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乎而不任乎晉
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
欲自托爲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弑之際
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
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焉可少而斯道焉可忽哉夫天下
自先王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士之生于世者其
學術各隨世之所尚而變觀乎世之所尚而士可知也
西漢尚經術故士多通經而達理東漢尚風節故士多
能自重而不役志於利祿唐尚諫諍故抗直之士衆惟
明文奇賞 朱之人 三九

晉祖玄虛而尚清談故士之生于是時者能以恬淡寡
欲治身而以簡樸不煩鎮俗釋然有等貴賤齊死生之
意王導以此典江左謝安以此勝符秦庾冰王彪之之
流皆以此見重于世士之用學術猶工人之用器器之
用雖不同然利者愈于鈍有者愈于無挾其所聞知以
應當世之事其不合者鮮矣方未用時計畫規度天下
之得失利害素已定於心及居乎位則舉劾施之如出
物于懷入手于袖取金帛于藏而陳之中庭快乎其無
難沛乎其不窮矣宜其無不當也若諸葛孔明范仲淹
身在布衣而已有宰輔之志人亦以其志望之及其得

志果不失人之所望是豈待言語而見哉以言語自表異者類多夸誕之士若殷浩者夸誕之尤也人莫貴于自知自知而後可以知人晉疑桓溫勢盛而藉浩抗之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溫否乎溫擇兵擅命久矣使才智與溫等猶不易况浩不及而居之不辭求免於禍難矣彼溫者志趣雖有不絕而其才足以有爲且當是時晉室之衰甚矣使浩爲相能與驩然相下說以安國家利社稷不當以相軋而以信義喻之溫必感奮而恢復其外浩修爲相之職而輔其內不越數年中原必可復也浩不此之究而輕動自用爲不能爲之事而圖不可圖

明文奇賞

卷之人

四十

之功疎姚襄而致其敗信敵國之問而自將以襲人其智術之疎殆與豎子無異固識者之所竊笑而俟其敗者卒取廢辱豈溫之罪哉溫謂用爲令僕其宜欲以浩爲相浩不惟不可將相亦非其所能爲也蓋浩率易而不知國體觀其欲殺蔡謨固知其人之誕妄而不可有爲矣其視導安之持重嚴簡相遠不亦甚哉非名不足以取士而以名取士者又多失於虛名之人唐四夔李元平及浩者皆名過其實者也自古不覈名實而取名實不副之人其不敗者幸也

昔者舜命臯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人亦曰。伯夷降典。折民于刑。豈非禮者刑之本。而刑者禮之寓乎。故禮之與刑。異用而同歸。出乎禮。則入乎刑法。之所不能加者。禮之所取也。春秋聖人用刑之書也。而一本乎禮。酌乎禮之中。參乎其事之輕重。斷以聖人書法之繁簡。則春秋之旨。可識而天下難處之變。可處矣。交姜桓公之夫人。而與弑其夫。其罪爲重。故于其去魯也。削其姓氏。曰夫人孫于齊。哀姜閔公之母。而與聞乎故。其罪爲輕。故于其去也。不削其姓氏。而曰夫人姜氏孫于邾。然其事雖殊。而于無讐母之義。則等也。是以于其葬也。皆

明文奇賞

卷之八

四十一

謹書之。而無貶辭焉。其稱孫于前。以正天下之大義。書葬于後。所以全母子之至情。皆本乎綱常。揆乎人心。合乎伯夷之典。臯陶之刑。而無悖者也。元魏馮太后醜其子。獻文帝弘而獻文之子。孝文帝宏爲馮氏行期年之喪。動循禮制。君子取焉。先儒有爲異說者。以爲非所當服。其說謂孝文於馮太后有不共戴天之讐。烏得而爲之服。吾意不然。天下固無無父之國。而豈有無母之人哉。獻文於孝文。則父也。於太后。則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盡子道。使太后有殺子之心。而不果殺。爲其子者。尚不宜以欲殺已故。而弗爲服。况孝文及其孫。而可

以父故而讐祖母乎。知其親而不能推其所當尊，禽獸夷狄之道也。因吾之親以推吾親之所親，因吾之尊以推吾親之所尊，此聖賢之教。所以異於禽獸，夷狄而爲萬世通行之典也。母殺其子而孫得讐，是知有父而不。知父之有親也。豈人情與天理乎。假而不幸，遇若文姜之母，預殺吾父爲子者，欲讐之，則子之弑母與婦之殺夫，其罪固無以異。弑母而復讐，欲爲孝而益重其不孝。猶且不可，故聖人於文姜之卒，書塋以明母子之恩。况馮太后直哀姜比耳，母生之身而母殺之死者，且不敢怨而孫乃欲追讐其祖母而絕不服喪，果何義者乎。論

明文奇賞

卷之人

聖三

者徒知父之讐不共戴天而不推孝子之於親，縱受其虐不敢疾怨，固非常人之比。苟惟伸子之情而不明父之於母，猶吾之於父，是惟知有父而以祖爲路人，商鞅韓非之法，猶不至此。顧欲妄援春秋以斷之，春秋之義曾若是戾乎。故馮太后之殺子，固獲罪于春秋，而非子孫之所得讐也。孝文之盡心乎喪禮，其於禮也合矣。其於人子之情厚矣。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聖人於人之過，求人之仁而論者，乃於人之美而求其過，其亦異乎。聖人之教而甚于責人也哉。或曰：子無讐母之義，固然矣。唐之武后論者，惜五王不告于

爲君辨理
財其也

廟而誅之何也曰馮太后之惡惟在乎殺子故孫不得而讐之武氏滅唐之宗廟社稷殲唐之子孫易唐之國號是唐之篡賊也子雖不忍讐之唐之祖宗其舍之乎五王爲唐討賊中宗勿與知焉其可也是亦春秋之意也故春秋之法罪輕而不特乎禮者不以公義廢私恩惡大而爲天下所不容者不以私恩廢公義能權事物之輕重然後可以用春秋不然其不受誅於春秋者鮮矣

甄琛

人君之職爲天養民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衆也

明文奇賞

卷之人

四三

人君果何以養之哉惟用天之所產以養天民而已五材百物不能自察其可用而用之故人君者導之以取之之方資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間者不至於無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於無節此君人者之職也後世人主不知其職在乎養民而剝民以自養凡物之適於用者盡籠而取之而與民爲市於是茶鹽之類皆屬於官而責其稅於民民弗惟不蒙其利而橫被其害者多矣此豈天地生物之意邪元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醢鹽富有羣生而惟其一物者

也善哉乎斯言天下名言也而當時羣臣有沮其議者以爲其禁旣罷利歸富室而小民不獲預語其障禁禮於官司夫利爲豪強者之所擅特不能制之以法使然耳誠能爲之制俾遠近之民以口多寡受鹽立官一員聽其爭鬪之訟而不取其利豈非王政之善也哉上有好利之君言利之臣由是覲蹠之言世俗訾笑以爲迂而不適於用不知世俗之所謂迂者皆先王之所取也

沈約

爲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俯仰於衆人之中而

其心常懷慚蒙愧於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猶

明史奇賞

卷之人

四四

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爲之事與所負之人或見於影響或形於夢寐凜乎在前皆其讐敵此理之自然而豈自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呂后之如意司馬子元之賈陵道王凌沈約之齊和帝皆是物也而是物者非果能爲禍祟也穿窬之盜多夢牢獄巫覡之流多覩妖怪彼其心之所慮習之所積有以致之耳齊和帝之天下爲梁武帝所奪使其靈則梁武當見之矣何爲而但斷沈約之舌哉國家之勢已歸於梁假若沈約不言其能止乎不禍梁武而禍約非齊和帝能禍約也利其國之亡而賣之以圖富貴其心惴惴然未嘗不內

愧於天。天固有斷其舌之理矣。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天與鬼神，且不能違之，而何夢寐之見乎？故心無愧忤，視死猶生也。將死而覩鬼神異行者，多行可愧者也。

隋文帝

隋文帝以詐力取尊位，其子侈縱，以致敗亡。君子陋之。至與秦並稱，然當時戶口蕃殖，國用富溢，夷狄雖強大，不敢少與之抗。若漢唐之盛矣。夫果何以得此也？昏惑之主，欲富國者，必厚斂民，以適其欲。而文帝躬履節儉，謂有司曰：寧餘於民，無藏府庫。斯言也，豈惟中主有所

用文奇賞

卷之八

四五

不及。雖前代賢君，或愧焉。此非富國之本乎？罷鹽酒之禁，減庸調之額，死罪三奏，而後行刑。褒賞治民，有政蹟之吏，此非戶口滋殖之本乎？吐谷渾之子，嵬王訶謀執其父而降，則詔之曰：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朕惟教以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卓哉言乎！不以小利廢大義，真可以服夷狄之心矣。其為人雖猜忌苛忍，而能撫有華夏，赫然續數百年之正統，亦有以也哉。後世人主語及秦隋，則羞與為比，求其所為不及秦隋者多矣。此類是也。苟不強為善，而徒羞比於秦隋，使秦隋之主有知其不羞

云嚴嚴子
正變之統
而其月論
又乎怨若
此

胸中有寶
元豐鑿出
之真名德
之言

與之比者幾希

蘇威字思賢人不至于死也。其死也。可以生。可以死。可以貴。可以賤。君子也。惡死而慕生。貪富貴而戚貧賤者。小人也。以死爲可惡。寧知死有善於生者乎。以貴爲可樂。寧知賤有安於貴者乎。君子之於世。視生死貴賤如手之俯仰。不以動其意。而一以義裁之。義宜死也。雖假之以百齡之壽。不苟生也。義宜賤也。雖誘之以三公之爵。不苟貴也。其好惡豈悖於人情哉。衆人徇於利。故好惡失其中。君子於義也。明故審于輕重也。當天下之亂。常以世無知義之士。而小人衆也。

明文奇賞

卷之人

四六一

危邦。敗國。有知義者。立乎羣邪之間。使小人之爵祿。不足以誘威刑。不足以脅則尚。可以興也。不然。雖全盛之天下。其誰與守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才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爲之死也。輔相舊臣。惟蘇威。拜伏蹈舞。勸進頌美。於羣盜。而不以爲愧。威在文帝時。富貴已極。寵遇已厚。國危。主辱。力不能救。則朝服立朝。數羣盜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覬覦僥倖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犯。豈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決屈身于羣盜。其辱甚于死。而威不悟。然人不至于死不止也。與其耻辱而生。孰若速死之爲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

固隋之名臣也。一陷于非義，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累豈不悲夫。雖然，威固不善處其身矣。而隋之處其羣臣者，亦有以致之。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者，豈僞爲爾哉。養其氣而厲其節，平居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辱。寧舍其生而不敢負國。隋氏父子之遇羣臣，詐寵而威役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箠殺于殿庭之間。凡任于其時者，皆挫辱之餘，無恥之人。氣不足以有爲，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勢使之然。豈足深怪哉。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爲者，惟君子爲然。素以小人待

此太宗不及唐高祖處高祖已慮之矣

哉。其風長欲益，類固幾動之。然豈足以濟哉。若不以其有志於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功爲喜，必以無功爲耻。苟自恥其無功，乃急于成功，不顧難易而爲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先王之治天下，爲其所當爲，而不強其所難爲。使天下民物各循其性，終身行之。猶有不及，何暇他務哉。後世之君多好徼功于夷狄。

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爲尤甚皆太宗啟之也
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不能攘遠伐亂而未嘗
以逞于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
取而恐爲中國之患也甘心于異類者必有禍馮婦之
子孫多死于虎學王良之術者多死于蹠嚙非惟力不
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旣平群雄而盡有海內其
心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
之窟而彌之繆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
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粵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於
玄宗盡用胡人爲邊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遂因
之以起而唐幾于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
寇不絕於邊郡盜賊之興卒自伐南詔始而五代四主
皆出於雜胡德光桀黠遂于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內
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
快適於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
支庶始翦於武氏再覆於祿山黃巢殲之崔胤朱溫芟
之太宗於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
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蓋
兵之凶也久矣創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喜功好刑
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爲心在極民

而不在圖利庶乎可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功易無窮之禍也

張九齡

張九齡爲相而能使玄宗無過太子不廢小人困不得志九齡出而綱紀壞唐室漸亂而幾亡國或曰九齡古所謂大臣哉曰九齡忠矣而不能擇義善事君矣而未善處身安得爲大臣乎古之大臣正其身以爲天下準不可以位拘不可以恩狎立乎朝廷而君不敢爲非義邪佞畏伏而不可肆待之以禮則留外貌少衰則引而去之其決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爲欲行道故必審于去

明又晉賞

卷之人

四九

就也楚王戊不設醴于穆生生日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醴之不設何遽至于鉗哉然禍發必有幾人心之敬怠必以漸不設醴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之坐不命之坐則必至於笞辱僞詈笞辱僞詈又不足不至於鉗而不止然則不設醴之去戮辱直毫髮間耳烏可不預爲之計乎九齡臨事規諫近於以道事君者惜其知不可爲而不速也九齡必欲殺安祿山行敗軍之誅宰相職也且已知其有反相寧可已乎當玄宗之不殺九齡宜以死爭之爭之堅不許則宜如褚遂良還笏而請玄宗苟悟而從則可除天下之害不從亦不失

人立朝
在光事
以從題
也

去就之義而無愧九齡爭之不力而遂已焉玄宗以王
夷甫見詆又忍而不去玄宗寧不以貪富貴疑九齡哉
九齡於此固可去矣及沮牛仙客之封李林甫以書生
侮九齡而玄宗亦深慢之無復敬禮之意其當去也明
矣而復不辭終至見斥而後去何其昧於幾而不知義
九齡欲留而盡其言乎則二者可以見矣欲留而行其
道乎則未有待人不以禮而可以行道者也九齡之賢
必不慕區區之富貴然觀九齡之事若未能超然于富
貴之外者豈其心在君與國而不暇爲身謀耶世未有
誦其身而可正天下者九齡或未思之乎使九齡獲聞
用文可賞

卷之八

五一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
爲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饜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誘以它
故終不自信其術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
抗惡少年温其誣羈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
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真鬼也卽旋其

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
駭頗定木間砂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
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旣而
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
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犬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
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床
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床裂二字疑誤

吳士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推
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

明文奇賞

卷之人

五一

正

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帛莫富
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
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鬪耳王果能將吾
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爲然俾爲將聽自募
兵戒司粟吏勿與較羸縮士嘗游錢塘與無賴懦人交
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官者數十人月糜
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牲具酒燕飲
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及麾下
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孫
吳法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夸者，死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衆矣。豈不惑哉。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遊吳越間，客談二事類之書，以爲世戒。

記
方遜志

泓罔不入
節士腹其
中多蠶絲
也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騫太過鈞竒竊名以悅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與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為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

明文奇賞

卷之八

五三

為重狐鼠之盜矚其進退以為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為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湏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戇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內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為戇者有矣而慕乎戇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不同也今也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戇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

遠在兒孫
不如近在
身三字爲
切吾取以
風

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顯名其窩豈慕長孺輩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爲布衣亦將聞于時傳于後其有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爲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願造君之窩而相與論之

遺安堂記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之具志於用世者驚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

明文奇賞

卷之八

五四

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爲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誠能致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歉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訓卓然自立于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僭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隘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逐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猷猷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亮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

安而况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亂濟民之畧而以富貴爲樂也。以富貴爲樂而無憂天下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爲奴隸尚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笑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有以淑其家其任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侯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始以隱爲高是未知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

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務以進取爲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龐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父素力於爲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益陵孝友庵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爲最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震

葬師全圖
所矣差喜
謂內不叙
奠耳

高字彥修以道德性命之說教其鄉人人咸服之先生
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子曰我
死與而母俱藏此若等宜祔于左右皆應曰諾已而戚
氏卒衍亦卒未幾先生亦卒玉奉先生及母夫人柩窆
于其中奉兄柩窆墓右又預治其左爲二穴他日將與
其妻合塋卽墓前若干武爲庵俾子弟居之以奉洒掃
扁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
示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塋之弊爲
尤甚古之塋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
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塋之禮未變

明文奇賞

卷之人

五十六

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
冢昭穆序塋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
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
孔子自名至於塋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說爲其
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
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妄
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傳不云乎慎終
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之事玉旣能行之苟欲追遠則
豈不在後之人哉玉之子與衍之子從父兄弟也至于
孫則爲從祖兄弟矣愈遠而至于曾玄至于來昆又至

于數千世分益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幸有人焉能
相率而拜于墓下會于斯庵之中指之曰某某墓之子
也某某之孫也出于某某者也某某又出于先生者也
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
之先先生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爲而不親睦乎聞斯言
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己乎
其有也心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
後人乎玉泣曰是先生命玉之志也請書之

賞

卷之八

五七

其墓者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
之先先生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爲而不親睦乎聞斯言
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己乎
其有也心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
後人乎玉泣曰是先生命玉之志也請書之

天台陳氏先祠記

方孝孺

以感人心
為古正一
李周禮所
亦

天台陳氏居東哲山者為著姓其先自婺來遷至秉彝
十餘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
其情或離而不屬乃為祠祀始遷祖而使族人合祭以
維繫其心元末兵亂祠燬于火秉彝之父彥聖欲作新
之未果而卒 國朝洪武十年秉彝以為先人之志奚
可不承乃謀於堂弟集財聚工為祠於故址復以襲器
不可以祭也設牢醴粢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
物以祭為不飭也割田若干畝以供祀事請族之宗子
主其祭祭必由禮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

用文奇賞

卷之二

五八

傳久而無弊因趙君鼎來京師請書之今天下之禮不
合於古者多矣不合於古而合人情雖聖人出不能易
也人之富貴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
而祇祖事先之心發乎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
至為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
禰今飲與食持盃必奠執匕必祝始為飲食之人去今
已遠矣今之飲食非彼為之也人猶不忘之况祖考吾
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遺體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漢以來
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禮也不合於人情勢不
可守也孔子嘗謂繼周者有所損益其此類也夫陳氏

之祠自始遷而祭羣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況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

能者喜其事約而博因記其成且識所感焉變俗而未
之祠自始遷而祭羣祖言乎古之禮固不盡合先王制
禮之意似可爲得禮之本蓋禮所以善俗而教民親睦
雖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猶非古也雖不合于古於俗
有益焉安知其不合於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
詞說化示之以父之像則泣過祖之廟則敬其泣與敬
豈待詞說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陳氏族人信盛矣合
之以一祠猶一家也此祠不廢傳數百年猶旦暮也辨
其親疎謹其品節不合於禮者鮮矣有可以持世變俗
者極人力之至難猶得爲之況爲祠而善一族者乎然
則興作之工雖微而可書者甚大余有志於變俗而未



